带一本旅情书，忘记此处。整理心情，去往梦想的远方

行囊里的，只是一个背包、一本书、
和一颗期待旅行的心

[旅行恋歌·带一本书去西藏]

读《藏地情书》，
免费游世界最大的峡谷——雅鲁藏布大峡谷

悦读纪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业品牌
www.girlbook.cn

藏地情书

藏地情书

Love in Tibet

爱情，相约藏一样，我们只能在旅行的尽头心能，
而不能长久地沉溺于此。
在这个离天空最近的地方，
我们的爱情会像雪山一样纯净无暇——

[illegible]·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带一本旅情书，忘记此处。整理心情，去往梦想的远方

你需要的，只是一个背包，一本书，
和一颗期待旅行的心

[旅行恋歌·带一本书去西藏]

读《藏地情书》，
免费游世界最大的峡谷——雅鲁藏布大峡谷

悦讀紀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www.girlbook.cn

藏地情书

Love in Tibet

爱情，和西藏一样，我们只能在她的臂弯里小憩，
而不能长久地沉溺于此。
在这个离天空最近的地方，
我们的爱情会像雪山一样纯净永存——

橘生等·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苹果读书
iBook.178.COM
最好的ePub制作分享平台
ibook.178.com

目录
Content

前言

第一部分 第1节：T264，悲伤准时抵达(1)

第一部分 第2节：T264，悲伤准时抵达(2)

第一部分 第3节：T264，悲伤准时抵达(3)

第一部分 第4节：T264，悲伤准时抵达(4)

第一部分 第5节：T264，悲伤准时抵达(5)

第一部分 第6节：T264，悲伤准时抵达(6)

第一部分 第7节：静待格桑(1)

第一部分 第8节：静待格桑(2)

第一部分 第9节：静待格桑(3)

第一部分 第10节：静待格桑(4)

第二部分 第11节：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和爱情告别(1)

第二部分 第12节：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和爱情告别(2)

第二部分 第13节：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和爱情告别(3)

第二部分 第14节：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和爱情告别(4)

第二部分 第15节：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和爱情告别(5)

第二部分 第16节：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和爱情告别(6)

第二部分 第17节：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和爱情告别(7)

第二部分 第18节：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和爱情告别(8)

第二部分 第19节：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和爱情告别(9)

第二部分 第20节：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和爱情告别(10)

第二部分 第21节：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和爱情告别(11)

第二部分 第22节：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和爱情告别(12)

第二部分 第23节：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和爱情告别(13)

第二部分 第24节：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和爱情告别(14)

第二部分 第25节：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和爱情告别(15)

第二部分 第26节：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和爱情告别(16)

第二部分 第27节：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和爱情告别(17)

第二部分 第28节：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和爱情告别(18)

第二部分 第29节：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和爱情告别(19)

第二部分 第30节：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和爱情告别(20)

第二部分 第31节：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和爱情告别(21)

第二部分 第32节：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和爱情告别(22)

第二部分 第33节：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和爱情告别(23)

第二部分 第34节：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和爱情告别(24)

第二部分 第35节：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和爱情告别(25)

第三部分 第36节：拉萨以东，爱情以西(1)

第三部分 第37节：拉萨以东，爱情以西(2)

第三部分 第38节：拉萨以东，爱情以西(3)

第三部分 第39节：拉萨以东，爱情以西(4)

第三部分 第40节：拉萨以东，爱情以西(5)

第三部分 第41节：拉萨以东，爱情以西(6)

第三部分 第42节：拉萨以东，爱情以西(7)

第三部分 第43节：拉萨以东，爱情以西(8)

第三部分 第44节：拉萨以东，爱情以西(9)

第三部分 第45节：拉萨以东，爱情以西(10)

第三部分 第46节：拉萨以东，爱情以西(11)

第三部分 第47节：拉萨以东，爱情以西(12)

第三部分 第48节：拉萨以东，爱情以西(13)

第三部分 第49节：拉萨以东，爱情以西(14)

第三部分 第50节：拉萨以东，爱情以西(15)

前言

<纯美感人的西藏旅行恋歌：藏地情书>

第一部分 第1节：T264，悲伤准时抵达(1)

此时，丁枞和央金走在拉萨和那曲之间的那条公路上，深夜十一点，没人烟，风沙与沃草托起一颗朴素的月亮，远处的雪山也许在微微崩解。

他们一个向南，一个向北。

一、T264，悲伤准时抵达文/榛生-

始]

丁枞坐在T264次列车第14节车厢72号座位，手里拿着一只电池即将耗尽的手机。“这些天是我一生难忘的日子，因为你。”按下这几个字后，他想了想，在“因为”前加了一个“只”字。过了一会，他又把这句话删掉，改成“再见”，最后，他把整个句子改成“我们忘记彼此吧”，填上了接收人的手机号码，拇指放在确认键的位置。

停了一秒。

他还是把整个短信都删掉了。

1

并不是每一列火车都会发生故事，但火车上的每一个人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

T264次列车从广州出发开往拉萨，全程4980公里，耗时三天三夜。丁枞的硬座车票451元，那是他最后的一笔钱。因而上车后，他没有钱买东西吃，只好不停地用手里的一只矿泉水瓶子接开水喝。火车从中国南部往北开，到郑州后西折。到了第二天下午，原来的乘客大部分都

已下车，座位上慢慢多了新的面孔。车到西宁，一位藏族少女坐在了丁枞对面。

火车继续开动时，丁枞的眼前出现星星、斑点、很多块状的闪电，外面阴雨的天色是鸭蛋壳那种浅青，但在饿晕的他看来是枣红色。他想伏在桌上睡觉，却被少女手中的苹果吸引。苹果，一只绿苹果，散发的香气被饥饿的鼻子夸张过滤，一定很脆，甜而微酸，汁水充沛。丁枞咽了口唾沫，喉结狠狠地上下滚动一次。

或许是他饿狼一样的目光令少女心生惧怕，或许是天生好客与仗义的情怀使然，少女把拿苹果的手转了个方向，手心向上摊开，苹果完整地接近丁枞的鼻尖。

他那天一连吃了藏族少女七个苹果，吃完，打了个发酵的饱嗝，他说谢谢。

2

每一列火车都有它所要到达的终点，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他必去的归途。

丁枞站在拉萨街头举目四顾，日光白得像巨大的电焊，把人熔进去，变得非常渺小。其实没有想象中繁华，也没想象中苍凉，拉萨就是一座城而已。丁枞在人群中慢慢行走，那藏族少女从他身后经过，提着为数不多的行李，与他擦肩而过。少女步子很快，光脚穿一双有刺绣的布鞋，她有栗子颜色、细瘦有力的足踝。

她走远了，越来越远了，她那袍子的一角在他眼中慢慢褪成一抹淡红。丁枞觉得自己又饿了。

生存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想吃饱，得有钱。他没钱，那么就得去赚钱。他来到一家羊肉面馆的门口，问那店里的伙计需不需要打杂

的。但他显然问错了人，伙计是不可能决定留不留你的，他们每天只管和面、擀面、切面，早就腻烦透了。此时，上好的消遣来了，那两个显然缺少教养的男孩带着一脸粗野的调谑对丁枞嚷：“来，说说，你能干啥？”

第一部分 第2节：T264，悲伤准时抵达(2)

“什么都可以做。”

“喔，那把这桶炉灰倒了去。”

“倒了，就收我吗？”

“收，收，一定收！”

丁枞提着沉重的铝桶，走了一段冤枉路后，将垃圾倒在一站路以外的垃圾站。回来时，那两个男孩正在说笑。“我倒好了。”丁枞放下桶，当中一个男孩过来推他肩膀，“谁让你倒的啊？那是我们还没烧完的煤！”另一个则说：“没办法，你再捡回来吧。”

“你们怎么不讲理？”

丁枞感觉喉口掠过一丝甜热，胃在打滚。他退后一步，开始迎接两个少年毫无理由的毒打。就在这时，一个红色的影子步入餐厅。“给我下一碗羊肉粉，多加辣子。”

两少年停了动作，先是一呆，瞬间变得兴奋，开始嬉皮笑脸起来。显然，他们被那这红袍子的少女给迷住了。一个下粉，一个切肉，故意忙得死去活来，其实不过是为了让少女赏他们一角注视，虽然明知道那目光有多么傲慢。少女满头细辨，以小颗的绿松石装饰，脸色是奇异的浅灰，既无光泽，也没瑕疵，像一块整洁的亚麻。她始终垂着母鹿般的大眼，那热气腾腾的羊肉粉端上来时也没激起她旁的表情，她只是非常静，非常定。

满满一大碗，两少年为了讨好美人加量不加价，三个她也吃不完。她抬起头了，准确地找到丁枞的眼睛，她向他绽开一个破例的微笑。这

个微笑里，只有诚意，毫无轻蔑。两个伙计认为丁枞不劳而获地发了一笔精神上的大洋财，他们更恨他了。

“坐过来嘛，一起吃。”少女像招呼老朋友那样，顺手把羊肉分的三分之二拨进一只空碗。两个伙计终于认败了，败给了一个他们觉得完全没有胜算的家伙。他们只好灰心扫兴地把锅铲敲得当当响，用这种无聊又粗俗的举止表示抗议。

如果食物真的能够让人感动到哭，丁枞的眼泪绝不仅仅是辣出来的。那是他生命中吃过的最美味的羊肉粉。

一阵小风吹进店铺，少女紧了紧袍子，袍子上就拓出了书本、笔的形状。她大概是嫌它们硌着自己了，就一股脑儿掏出来，摊在桌子上。

“为了它，我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由于它，我的理智有一半崩溃了，不过，这都没关系。”丁枞说。少女眼睛一亮，有点不相信又有点惊喜地看着丁枞，“你看过？”

“嗯，大学的时候碰巧读过。《梵高传》里我最喜欢这句。因为它最能代表梵高的精神，也最能代表……”

“爱！”两人几乎是异口同声。

扑哧一声，两人都笑了。

丁枞抬头看着这位藏族少女，他忽然发现她的笑真嫣然，像一道阳光，把这个世界照得很明媚。他原来以为他的世界只有一种阳光，现在他忽然发现，其实阳光有很多种，就像梵高的画，除了向日葵的黄，鸢尾花的紫，还有星空的蓝。

第一部分 第3节：T264，悲伤准时抵达(3)

3

每一列火车都要按照既有的轨道行驶，单向而规律。可人生呢？人生的轨道是一张网吗。

如果不是童年时代第一次乘坐的那列火车将丁枞带出家乡的小镇，他也许至今都安守在一个叫清远的地方，守一亩鱼塘，种几席韭菜，听听夜雨，下下象棋，打发完闲散的一生。丁枞20岁时考上大学，同一个夏天，他母亲因劳累过度中风，从此不能再工作。母亲把一笔钱交到丁枞手里，一共是五万。那不是银行卡，而是实实在在的五叠百元钞。“妈就这些钱了，你看够不够，花完这些钱，一切就要靠你自己了。”

钱真的很重，即使只是五万元，装在包里拿去银行的路上，都觉得沉甸甸好像铅。钱不过是纸，可是纸怎么会重成这样？丁枞有时候真的不能明白。

丁枞10岁那年跟妈妈坐火车到广州，妈妈晕车，他照顾在左右。满车的乘客都夸他懂事。他们在广州租了一间小屋住下，妈妈去上班，每周回来一次，丁枞学会了自己做饭，洗衣，修理家具和电器，以及，捉老鼠。他们租住的那房子很老很旧，老鼠繁衍得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其祖死于捕鼠夹，其父死于老鼠药，但是新生的小老鼠却还是层出不穷。子孙们多了竞争激烈，丁枞经常听到老鼠在天花板打架，为了争母老鼠，或为了争吃的。丁枞发明了用弹弓射击老鼠的办法，他手法神准，小石子打老鼠的头，如果没有一招致命也至少是严重脑震荡。

丁枞和老鼠们一起度过那一段童年。丁枞的妈妈在一户富人家里帮佣。丁枞没有爸爸。

佣人是不可以带子女一起入住主人家的，丁枞明白。但他长大了，他的胆子也大起来了。一个周末，他跟踪妈妈来到那户人家。游泳池就有他们家三间屋大，游泳池里，泡着一个漂亮的娃娃，不，那不是娃娃，是个女孩子。她的泳衣不是孩童的一件头式，而是女人味的比基尼，三点式。她优美的身体还没有发育，但她却足够吸引丁枞那样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少年。她瞪了他一眼，她有双最紫的李子那样紫的瞳仁。

女孩去够漂浮在水面上的一只橡皮鸭子，她的手臂太短，鸭子没够到，她栽没进水里，心慌了。这会儿，她没什么好牛的了，她在水里扑腾，喊救命。夏日的午后，少年的身体斜切进蓝色的游泳池，像一束光。

他后来被破例留在那富人家中，四年之后，14岁的丁枞和17岁的韵娓成了朋友，但这件事除了他们俩以外没有别人知道。韵娓的爸爸常常豪宴宾客，香港人，泰国人，马来人，新加坡人，跟不同的朋友喝不同的酒，有些酒尝了一口就不要了。韵娓就帮丁枞把剩酒偷出来，在她看来，这是非常好玩的游戏，而对于丁枞来说，这是捞外快的机会。他把剩酒卖到酒吧，把赚到的小钱攒起来。就这样，韵娓15岁生日时，丁枞送了她一条金项链。

第一部分 第4节：T264，悲伤准时抵达(4)

“真老土，送你妈还可以。”韵娓拈着那条金项链，就像它是屎，她甚至快要捏住鼻子了。

丁枞并不在意自己的品味被她嘲笑，而是气馁这条项链即使她喜欢也不过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而已。第二天他看到项链被韵娓戴在了白皙的脖子上。金子，确实把她的美丽映衬得有点俗气。

4

火车的动力可以靠蒸汽、煤或者电，而人生的动力是自由、爱和信仰。

央金拔起草原上的金线菊，连同根部的泥巴一起抛向远远的水坑。下过雨的夜晚，月亮迫在眉睫，像一只巨大的白丝绸降落伞。央金对丹巴说：“我不喜欢你，你要是非逼我，我就去死。”

丹巴说：“喜欢不喜欢没关系，成亲以后就好了。”他笑了，笑出一个粗汉子满嘴的白色蠢牙。

“不喜欢怎么能成亲？”央金每说完一句话就屏住一次呼吸，她用这种方式完成与丹巴的隔离。

“我妈不喜欢我爸，他们也成亲啊。”丹巴上前一步，试图与央金保持一个亲密的距离，但他发现他永远都做不到。

央金倒退着走，最后退成了逃，步子把脚下的金线菊踩得粉碎。“央金不要闹了，成亲吧，好不好，央金。”

“丹巴，对不起，我得走了。原谅我，我会从拉萨一直跪拜到那曲，整整十二公里我为你祈福，只要你别再找我。”

丹巴不再说话了，他跨上他的黑色骏马。马刺狠踢马肚子，那马一声惨嚎几乎是飞了起来。央金走上公路，扬手搭到顺风车，爬上去，坐稳了。从此以后，他们天各一方，不再是那对有姻亲协议的女娃和男娃。央金是这么认为的，她在车上睡盹着了。

其实，这门亲事除了央金以外人人看好。男方家拥有方园30里的草场，成千上万匹牛羊；女方家做藏药生意，高原上，谁没吃过她家卖的虫草、藏红花？财富累叠财富，可以确保万世永昌。

毁婚这事如果非要怪谁，那只能怪读书。央金并没意中人，但她却是在爱着的。她爱慕的是书里一个个难以相见的形象：嵇康，李贺，海子，梵高，艾略特……央金觉得，那样的男子才是值得去追随的，他们清晰而生动，活在她的脑子里许多年。

此时，央金望着正在狼吞虎咽的汉族少年，忽然觉得他似曾相识。她没有惊动专心致志的丁枞，布鞋子轻轻踏在石板路上，离去了。如果可以，她想回到学校跟几个要好的女友讨论这种感觉，但更有可能的是，她坐在学校边上的大树旁一个人想着想着就想呆了。

他的模样，是综合了书里所有人物而淡出的一个剪影，他连吃东西都能吃出个平平仄仄平，怎么回事呢？他怎么可以这么奇异？此时，她想起丹巴，她对他那最后一抹淡淡的歉意也没了。她坚信她拒绝丹巴无比英明，无比正确。

第一部分 第5节：T264，悲伤准时抵达(5)

而在和央金逃婚同年同月同日的一天，大学刚毕业、正在北京四处找工作的丁枞忽然接到一个电话，开场白绝对无聊，却使他热血贲张：“猜猜我是谁？”

“裴韵娓？”

“哈哈，对啦！”

5

火车经过一个又一个站口，停下，再上路。而人生经过的站口也许只有一个。

丁枞考上大学那天，富商家里特意安排了一个小小的庆祝。当然，这个庆祝也仅仅是主人提供一些钱而已，他们并不出席。

那天晚上，丁枞喝了酒。当他从卫生间出来，看到月色极美，树影深绿惊动人的感情，少年的心鼓胀。一种原始的能量使他偷偷潜上二楼，来到韵娓的房门口。

“我喜欢你。”他说。韵娓有一刻的震呆，她的睡衣是极薄的淡蓝色真丝，胸部的轮廓隐隐透出。丁枞伸手，轻轻碰了一下她的肩膀。她没有拒绝的意思，甚至还有点迎合。但忽然间一个响亮的耳光甩在丁枞脸上，韵娓怒道：“你喜欢我？你以为你是谁！你是我们家，的，佣，人！”

第二天天没亮他就走了，他发誓再也不要回到广州来。

但是，他的思念却几乎每个晚上都来敲韵娓的门，接受一个贞烈而高贵的耳光。“你睡了吗？”“你还好吗？”“你为什么不能爱我？”“你是我

的天使吗。”这样卑贱而清晰地思念着一个不可能的女孩，夜夜如此。他知道，在爱的世界里，他确实就是她的佣人。

再见面，广州已经大变样。很多旧路都找不到，只有满街的榕树还是那么沛润而浓绿。韵娓嫁了个比她爸爸更富有的男人，她脖子上的钻石几乎就可以买下他的余生。此时，韵娓开着宝马，慢慢驶进一间宾馆的地下停车场。“我们到这里干吗？”丁枞看着韵娓，有点尴尬地问。

“我给你看一样东西。”她刹车，没有看他。整个人陷在墨镜的阴影里，脂粉有点溶解，显得有点发乌。

在那间宾馆，她从手提包里拿出了当年的金项链。她把她满脖子的钻石摘下来，扔在洗手间水池上，换成那条金项链。然后，她开始脱自己的衣服。“丁枞，你不是喜欢我吗？现在，来吧。”

“韵娓，我不能，我……”他掀起被单将她盖住，他头皮发麻，大粒的汗珠自背脊滑下。

韵娓抱住自己哭了。然后，丁枞陪她喝光了宾馆柜子里陈列的全部的酒。她跟他讲起她的丈夫，那个富有的男人对待她的方式，“就像妓女。”她抹着眼泪，脸上的妆一塌糊涂，“起初他还会回家，后来，他不回家了，我连妓女都不如了。”

天快亮的时候，他的手指以极轻柔的力度抚过她的脖颈，后背，锁骨，他非常小心，生怕把这具光洁的身体勾出丝头似的。在这一刻，他感觉幸福，但幸福得这样酸楚，他想，他终归还是她的佣人。

第一部分 第6节：T264，悲伤准时抵达(6)

金项链无声滑落在羊毛地毯，链头的小鱼坠子，凉凉地发光。

6

一列火车迎头遇见另一列火车是最危险的事。而人呢，当你抬头，迎面所见的另一个人，她会给你怎样的意外？

丁枞继续往北走，因为吃得够饱，傍晚的风丝毫没让他感觉气温在下降。夜来了，夜露打湿衣服，路已渐近荒凉。他不知道自己的方位，也没有任何目的，就这么闷头走下去。这一刻，什么事也休想打扰他，他用走的方式，把自己带进回忆的深渊。

那一刀他捅得够狠，刺进去后，又横着拧了一把。挨刀的人如果没有肝破裂也至少废了肾或胆。不知是谁发明有凹槽的刀子，血顺着那槽口喷出来，像宰牛。一个人怎么可以有那么多血？那人瞬间变成失水的红水母。

韵娓惊呆在血泊旁边。三秒钟后，她撕心裂肺地嚎叫起来："你为什么杀了他？你凭什么……凭什么杀了他？"她抱起地上的人，把他的头重重按在自己的胸口上，泣不成声地说："这是我丈夫！我只想报复他一下，我只想气气他！谁让你杀了他？你这个蠢猪……"她仿佛在念着话剧的台词，她身下，血铺开成为一张深紫的绒毯。

他迷惑地看着韵娓。他忽然发现这张美丽的脸孔其实已经在长斑、变暗、衰老，这张脸，怎么忽然变得有点丑恶？"对不起。"他不知道是说给她还是说给自己，"我会去自首。"

身后的救护车响起的时候，他却发现自己正走向跟警察局相反的方向——火车站。火车开动时，他看着广州这座城市，这座即使在晴天也

总显得雾阴阴的城市，总是很有故事，很有隐私，很有恩仇的样子。而此时，在这城里，他的故事，隐私，恩仇，在他食言逃亡的那一秒，已全部宣告结束。

他忽然发现他根本没有爱过韵娓。这种想法使他一边擦洗着自己衣服上的血点，一边感到难过，却也突然轻快了。他望着镜子问："我终于，终于不再是一个佣人了？"

此刻，央金跳下她好不容易搭到的那辆东风蓝卡车，开始往回走。就这么走，用脚步，用诚意，用信仰……用爱情，她一步一叩首，替她所拒绝的男子祈福，让神原宥她的罪，并给她祝福。风掀起她那已经泛脏的袍子，她的脚步却洁净如新——要去找到他，找到那汉族少年，要对他说出她的一见钟情。

要说出他就是她寻找的故事，和故事中的人-

终]

此时，丁枞和央金走在拉萨和那曲之间的那条公路上，深夜十一点，没人烟，风沙与沃草托起一颗朴素的月亮，远处的雪山也许在微微崩解。他们一个向南，一个向北，如果除掉中间相距的那50公里的话，他们此时应该正四目相对，或者，一个被另一个紧紧地拥抱着。

第一部分 第7节：静待格桑(1)

二、静待格桑文/摩卡

在西藏，有一种生长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花，名叫格桑。它喜爱高原的阳光，也耐得住雪域的风寒。它美丽而不娇艳，柔弱但不失挺拔，我们也叫它幸福花。

A

大四那年，同学们都在为毕业实习做准备，只有我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一遍又一遍地听着那首被大街小巷传唱得由流行变成恶俗的《愿赌服输》。

乔光楠失踪了，同学们对他的离奇消失众说纷纭，我始终一声不吭地坐在家中等待，等他告诉我，同学们口中流传的只是道听途说，而他，是爱我的。

扎嘎第三次打电话来，我忍无可忍地对着话筒大喊：“你能不能让我静一下，听着，我讨厌任何人的关心。”电话那端马上没了声音，过了许久，扎嘎才慢慢地吐出一句：“我只是想让你来我们这里看看格桑花开。”

扎嘎是我大学同学，藏族人。第一天新生点名，老师问他：“同学，你姓扎？”扎嘎登时涨红了脸，不知如何是好。全班同学哄堂大笑，我是笑得最凶的那个。

“扎嘎是姓，南星是名，在藏语里南星就是最闪亮的星星。”大一时，扎嘎坐在我身边，脸红扑扑地告诉我。

乔光楠终于打电话给我，这是自他离开三个月后的第一次联络，“小小，我知道你一直都在怪我。”

乔光楠的声音如同一枚催泪弹，只消一个字便足以打垮我所有的坚强。我将泪噙在眼眶，拼命地忍住，连同哭声一起不准落下。

“”其实我很爱你，但更想留在北京，所以选择肖萍。”

我终于明白，恋爱如丝，绝情如刀，乔光楠之所以抽刀斩断这份牵绊，是相比肖萍的北京户口，他很清楚自己更需要什么。

“恭喜你可以留在北京了。”我轻轻吸了一下鼻子，将语气放得很平缓。

“我要结婚了。”他淡淡的语气像在转达别人的婚礼。

“是吗？祝你们幸福。”我终于忍不住把电话挂掉，双手掩面，失声痛哭。

三天后，我背上行囊没有告别任何人登上飞往拉萨的航班。

B

一下飞机，我便醉了。拉萨湛蓝的天空如水洗一般明得耀眼。热烈的阳光和阵阵秋风的交替让我不禁感慨，这是一片怎样的土地，居然可以同时拥有炽热和凛冽。

扎嘎早早守在机场出口处等我，身穿藏族服饰的他比学校里那个书生意气的男孩更多添了几分伟岸。

我笑着向扎嘎奔去，刚跑了两步，便看见扎嘎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路到我面前：“小心高原反映呢。”他一边说话一边接过我背后大大的旅行包。

“扎西德勒。”我用扎嘎曾教过的藏语向他问好。

“真聪明，教给你一次就记住了。”扎嘎望着我，一脸的兴奋。

第一部分 第8节：静待格桑(2)

扎嘎开他爸爸的吉普车来接我。打开车门，他用长长的衣袖将副驾驶的座位擦了又擦，才扶着我坐上去。

我坐在吉普车里，好奇地打量这美丽的日光城，远处的布达拉宫雄壮又气派蓬勃，那是当年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所修建的冬宫，扎嘎一路介绍。我被布达拉宫的壮丽吸引住了，这装满奇珍异宝的神奇宫殿里是否也记载着一段关于爱情的千古佳话。

扎嘎带我先去了他们家，我在狼吞虎咽地吃过一顿丰盛的藏餐后，扎嘎妈妈拿出家里招待贵宾才用的两件套装紫金景泰蓝茶具帮我斟满一杯酥油茶，我双手接过，迫不及待地喝下第一口后，便皱起眉头。

“喝不惯？”扎嘎坐在我身边，从下飞机起他就寸步不离守着我。

“没有，很好喝。”我淡淡一笑，将酥油茶艰难地咽下，又连喝两大口，故做甜蜜状告诉扎嘎妈妈，味道还不错。

扎嘎妈妈开心地提着水壶走过来，想要将我的茶杯再次蓄满，却被扎嘎拦住，他皱紧眉头看着我：“别喝了小小，你从来就不是个会撒谎的人。”

“带我四处走走吧。”我知道扎嘎早从同学那听说了我和乔光楠的事，坐在这里再被他盯下去，真怕自己掉进泪海里万劫不复。

辞别了扎嘎妈妈，我们驾车驶出了拉萨市。扎嘎要带我去看格桑花，他说西藏有一种生长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花，名叫格桑。它喜爱高原的阳光，也耐得住雪域的风寒。它美丽而不娇艳，柔弱但不失挺拔，格桑在藏语里是幸福的意思，所以也叫幸福花。

“那你是带我去寻找幸福？”我充满了期待。

C

车子在崎岖的盘山路上慢慢爬行，扎嘎有时和我闲聊，有时打开车中的音乐让我在青藏高原上感受《珠穆朗玛》或者《喜马拉雅》。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澎湃，和扎嘎一起，随着音乐高歌。从不知道一首原本普通的歌曲，只因弥漫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便会产生如此强烈的震撼。

不知爬了多少坡，越过多少河，一路上我吃了睡，醒了吃。闷了时就打开车窗拼命地大叫，扎嘎总是不说话，用他特有的憨厚表情，笑吟吟地望向我，眼神中充满了关怀和爱怜。

还记得大一下学期的那次自习课，我顽皮地在他课堂笔记上写满我的名字，他也曾这样地望我。

汽车突然在公路上抛锚，扎嘎下车勘察状况后，开始钻到车底维修。

“要不要我帮忙？”我蹲在车旁，看着扎嘎满是油垢的双手。

“这里很脏，我很快就好了，你站远点等我。”扎嘎挥挥手，不让我靠近。

我无聊地在公路上漫步，突然看到不远处的山坡下有群山羊在悠闲地吃着青草，顽心顿起，我轻手轻脚地走过去想抚摸小羊，生怕自己走路的声音惊到它们，突然脚下一滑我失去了重心，“扎嘎！”我本能地发出一声求救后，整个身体向山下滚去。

第一部分 第9节：静待格桑(3)

很快，我滑到山坡脚下，抬起头望去，只见扎嘎正跌跌撞撞，手忙脚乱地向我奔来。

“你没事吧，小小？”扎嘎先检查我的伤势，然后用他的藏袍裹紧我，背起我向山坡上走去。

“我很重的。”我活动了一下脚踝，好像并没有受伤，挣扎着要下地自己走上去。

“你再乱动，小心我揍你！”扎嘎第一次大声地对我吼。

我马上闭上嘴伏在他肩头沉默，虽然明知道无论再说什么，扎嘎都不舍得打我。

扎嘎把我背到附近的旅馆安顿下来后，我开始找出纱布为他包扎被树枝划破的伤口。当心疼和内疚的泪水滑过腮边时，扎嘎轻轻地帮我擦去眼泪并安慰我，“小小不哭，你哭了我会更痛。”于是，我不哭。

D

藏地旅馆的水资源贫乏，扎嘎不顾左臂受伤，跑到很远的河流处为我打来一桶又一桶的清水。夜里，扎嘎又来敲门告诉我：我晚上休息时不关门，你要是一个人害怕可以随时来房间找我。

坐在房间里，我心底升起一阵感动。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接受扎嘎的关心和善待，在知道我与乔光楠拍拖后，他曾认真地告诉我：小小，我不管你和谁在一起，只要你快乐就好。他说这话时眼眶是湿润的，只可惜那时的我沉浸在与乔光楠的爱河里，完全忽略了他的感受。

深夜，我终于忍不住去推他的房门，果然没锁。扎嘎坐在旅馆中那张简陋的办公桌前正认真地书写，我轻手轻脚地走过，趁他不注意一把夺过桌子上的笔记本。扎嘎突然一惊，脸又红了起来。我恍然回到刚进大学那年，眼前这个男孩就用这样的表情告诉我他叫扎嘎南星。

我大声读出笔记本上的字：

你见，或者不见我，

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

你念，或者不念我，

情就在那里，不来不去;

你爱，或者不爱我，

爱就在那里，不增不减;

你跟，或者不跟我，

我的手就在你手里，不舍不弃。

“好美的诗，你写的？”我感动地望着扎嘎。

“当然不是，是我们西藏很有名的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诗，我很喜欢，就写出来了。”

我慢慢地合上笔记本，本子的封面是当年我在扎嘎笔记上乱涂乱画的痕迹，右下角，有一行很小的字：扎嘎喜欢小小。

清晨，扎嘎推开我房门，我正在刷牙。从镜子中看到捧着一大束鲜花的他，我惊呆了，转过身去却见他慌乱地把花放在床上，然后丢下一

句话，逃似的冲出门去。“我去买早点。”

我穿上在拉萨买的漂亮藏裙，把那些花瓣一朵朵地拆开，铺满了那间小屋，趁他回来之前，找到一瓶从北京带来的香水，没头脑地浑身乱喷，那香味熏得我几乎就要晕倒。

第一部分 第10节：静待格桑(4)

终于，他回来了，看到我傻傻地坐在那里等候，扎嘎忍俊不禁地捏住我的鼻子，“小小，你好可爱。”他情不自禁地拍拍我的头。

我让扎嘎坐在椅子上，不停地围绕在他周围翩翩起舞，任香水的迷幻布满整个房间。也许，我还期望他抚摸之外的一个暖怀的拥抱。可是我错了，他用一个好男孩的善良一直陪我舞到下午时分。直到他不好意思地提醒我该出发了时，我才明白，那一刻，我成为自己生命中一只美丽的蝴蝶。

汽车终于开到翁甲神山脚下，这座开启108处圣地门户的金钥匙吸引着众多信徒朝拜，我亦为自己能来神山朝圣感到激动不已。扎嘎轻车熟路地引我来到神山山麓的一座寨子。

一路走走停停，山色渐暖的秋天，阳光撒在我们朝圣的路上。远处的山峦上覆盖着白雪，身边秋风轻脸庞。

突然，我低下头去，发现很多漂亮的粉色小花，一团团，一簇簇，在阳光下娇艳欲滴。“好漂亮的花。”我开心地站在花丛中，大声叫着。扎嘎得意地告诉我这就是格桑花了。

很多幸福之花点缀在这高原的神山之上，我似乎感觉到了自己漫步在天堂。“你喜欢我？”我站在神山之中，忽然发现幸福是件很简单的事，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它触手可及。

“我只知道喜欢一个人，能看到她的快乐，就是最大的幸福。”扎嘎认真地望着我。我被他的执著感染了。原来幸福的方向对于扎嘎和乔光楠来说，截然不同。

傍晚，扎嘎拉着我的手向山下走去。我把手放在他宽厚的掌心里，任他拉着向前行。路的两边到处开满了格桑花。我闻着格桑花香，却舍不得伸手去采摘。回过头去，神山在雾气环中绕，我眼里早已浸满了幸福的泪水。我终于明白，在我为失去某些东西而心痛时，却忽略了自己的周围早已格桑花开。

第二部分 第11节：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和爱情告别(1)

三、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和爱情告别文/秋小雨

早已习惯了一个人旅行，一个人一个包就可以上路了。

早已习惯在漫无目的旅行中肆无忌惮地收藏那些美妙绝伦的风景。

一、 楔子：杀人游戏中的相识

人物介绍:

雪:成都女孩儿，深圳工作。柔情中透着勇敢与坚强。

寒:来自韩国，供职于一家官方网站的职业驴子。

小雨:江苏人，一出生就是个满洲族的格格。大家的开心果。

机缘巧合，雪在丽江和一群有趣的家伙结识，开始了十几天的泸湖和虎跳的旅程。到达中虎跳Halfway时，寒和柳加入了晚上的“杀人”游戏中。寒和柳虽然来自韩国，但几乎和大家没有什么语言障碍。两个新人的加入让整个杀人游戏充满了刺激与欢乐。当其中一轮游戏只剩下雪和韩时，片刻的沉默。最终他们一起选择了面对大家的惩罚。在“杀人”游戏中，这是“徇情”的含义，一般人都会选择“杀”掉对方，或者逃跑，让另一方被“抓”，然后接受大家的惩罚。两人不约而同地选择“徇情”来面对惩罚，这在大家结伴以来还是第一次遇到。小雨的一句玩笑“你们两个人也未免太默契了吧！”打破了僵局，让这个“杀人”游戏在浩月当空的下哈巴雪山的潇潇水声中结束。

在中甸短暂地停留2天后，雪和寒已经十分熟悉与默契。然而却即将面对分别：韩和同伴要从中甸去稻城。雪、风儿、张军、堂本、小雨要继续梅里寻梦。在一个飘着雨的早晨，中甸的汽车站，大家伤感地离

别。离别后，雪继续梅里之行，一个月走遍了滇西北后返回深圳。刚一回去，雪就被告知公司由于运作另外一个项目，无关人员可暂时休假2个月。雪欣喜万分，更坚定了对行走的执著。滇西北一个月的风景确实让她对旅行着了魔，于是她决定利用这两个月去西藏寻找梦的天堂。

5月中，成都，在国航售票处西藏航线的柜台旁，雪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他正用带着韩语发音的英文询问机票。她悄悄地走上前，从背后拍了他一下。

“哦？！”那是一份惊奇的叫声。接着就是一个超级大满怀的拥抱。这倒也符合寒的特点。他这一个月都在四川晃悠，现在要搭飞机去西藏。似乎这一个月的分别，雪已经淡然了和寒的见面，她也没有和寒结伴而行的打算，于是大家又一次告别。

第三天早上，登机，雪找到了自己位于过道的位置，匆忙中坐下，翻着当天的报纸。

一声熟悉的“Hi!”响起。雪惊呆了。寒从前面的位置换到后面。在成都到拉萨的飞机上，寒和雪兴奋地探讨着西藏的旅行。当寒听到雪答应和他结伴时候，那种满脸兴奋的表情像个孩子。

寒在飞机上超兴奋，一会儿拍照，一会儿听音乐。他要和雪换MP3听，雪接过正在播放的音乐，一首熟悉的中国歌曲：让他淡淡地来，让他好好地去，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两个人都听着同一首：《恰似你的温柔》。寒的反应似乎比雪更快，对望的眼神中充满了久违的默契……

二、拉萨的天空

离开贡噶机场，大巴飞一样地奔着，如同两人迫切的心情。到达拉萨民航中心，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了去吉日旅馆住的决定。到达吉日时，服务台的小妹遗憾地告诉他们，只剩下最后一个双人间了。

寒拉着雪闪到一边，用半生不熟带着韩文腔的英文问雪:“我们住一个房间，你会不会不方便？要不要换个地方？”

“哦，也好啊，那就换个地方住吧。”

“这季节，去哪里都是一样的。”小妹带着友善提示道。

“那，要不就这样吧。”雪无奈地回应。

“反正有两张床嘛。”小妹在一边打着圆场说道，“既然你们是结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吧!”寒歉疚地看了雪一眼，“OK，就这样决定了。”

简单地办理好入住手续，刚放下行李，寒迫不及待地端着相机对着旅馆拍。雪洗了个脸，正准备计划着下一步呢，寒急冲冲地进来:出去吧。我想出去逛逛。话音没落就听到外面有人在喊着:“晚上有没有人一起吃饭？”热闹的吉日，似乎永远都没有寂寞的人儿。雪把刚才的话跟寒翻译了一下，没想到寒居然同意了。

第二部分 第12节：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和爱情告别(2)

推开门，雪对楼下的人回道:“我们参加，两个人，马上下来。”

“哦，好的！”

晚饭在热闹的氛围中进行，寒也没插话，或许是语言不通吧。一起吃晚饭的深圳MM，在说笑中问雪:“他是你男朋友吧？怎么不说话啊？”

其他人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哦，是啊，他一个晚上就看着我们说笑，自己吃着饭，是不是高反了？”

面对别人迫切的关怀，雪轻声地对大家说:“他是韩国人，听不懂中文。”

“乖乖，怪不得！哈哈！”一位南京大哥用力地看了寒一眼，也打趣地说着。

“哦，那咱们改说英文吧。”深圳MM建议。

雪用英文对寒说明了情况，寒羞涩地回应着，夹杂着韩文的腔调。大家于是用友善的笑声来化解尴尬。

“你们是一对吧？”在西藏，这样的话似乎已不忌讳。

寒和雪相互看了一眼，异口同声地回答:“不是。”

面对响亮而又整齐的回答，大家也不在追问。经过投票，大家把洗碗的工作，一致决定交给这对回答不是一对的两个人，而晚饭也就这样结束了。

房间里，一人一张床。

“晚安。”寒轻声地说着。

“安。”雪回应着。

翻身，又是一个翻身，窗外是淡淡的月色，雪的耳边响着:让他淡淡地来，让他好好地去，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脑海里，却是和寒再次相遇的种种震撼……

另外一边，翻身，呼吸的声音略有重呼吸的意味。

“你没事吧？”雪问道。心里想，这家伙是不是有高反啊。

“哦，没事。”

听到一切OK的话后，雪开玩笑地说:“高反可是很严重的哦。”

“我只是有点兴奋，而已。”寒回答道。

雪没有追问下去。女人的第六感仿佛告诉她，兴奋，一定和自己有关。

天上的星星似乎也在注视着这对缘分特殊的人。

三、纳木错——灵魂飞舞

寒在不畅的呼吸中醒来，摇了摇头，睁开眼。窗外还是朦胧的清晨。吃了几片中国的红景天，轻轻地穿上外套。

“不用那么早起来。”雪带着睡意的声音响起。

“哦，习惯了。”寒回答。

“外面都没亮呢，再睡一会儿吧。”像一只小懒猫的声音。

“呵呵。”寒轻声笑了笑。

雪也在朦胧的黑暗中，穿上了衣服和鞋。

“既然醒了就起来吧。”雪利索的动作，让寒顿时感觉眼前的雪不像个女孩子。

两人下楼时，天已经大亮。大门口，南京大哥和深圳MM两人一起忙活着整理车子和行囊，听说要去纳木错了。他们是自驾车上来的。南京大哥在深圳工作，两人在深圳结伴来到了西藏。雪把这个消息告诉寒时，寒正跟深圳MM表达着能不能一起去的意思。

第二部分 第13节：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和爱情告别(3)

当深圳MM告诉寒要跟南京大哥商量一下时，寒走向了雪，“直接去纳木错，好么？如果他们同意，你跟我一起去，好么？”

按照原本的想法，雪打算在拉萨小住时日，然后再去纳木错。眼前寒急切的问话，把雪的计划打乱了。转念一想，反正也要去纳木错。雪点了点头。寒马上又给雪一个拥抱，像极了恋爱中的大男孩儿。商定好车费后，雪和寒收拾了行囊，退房离开了拉萨。

车子就这样缓缓地离开了吉日。

“瞧他真够害羞的。”深圳MM用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说道。

“是因为语言不通吧。”雪因为同在深圳工作的原因和深圳MM南京大哥的交流到也没啥障碍。“那干脆，大家改说英文吧，免得他一个人没什么意思。”于是，深圳MM用英文畅快地说着。“寒，说说你吧。我们都比较好奇。反正这一路开下去，还长着呢，我们大家轮流说说自己。”

寒用他低沉的声音说:“好”。他来自汉城，在一家官方网站做专职的旅行写手。他这次的旅行从年初开始，从韩国到泰国、柬埔寨、老挝、越南，从越南入境到中国云南，接着游历四川。他从三星笔记本里翻出照片给雪和深圳MM看，开车的南京大哥也不时回过头来，称赞不已。听着寒的自述时间过的也真快，每个人说到了自己。大家也在不知不觉间熟识了起来，没怎么感觉时间的难熬就来到了纳木错。

纳木错，犹如一个灵魂飞舞着的仙女。见到这样的美景，四人开足了马力，纷纷用相机留住那瞬间的美丽。深圳MM和南京大哥一路下来已经培养了许多默契，就连拍照也是，“寒、雪你们在这边拍，我们四处走走啦，回头在停车的地方见。”没等回答，两人早不见了人影。

走了这么远的路，风景过了一个又一个，或许是纳木错真的触动了他们的神经线，寒和雪对着眼前的景色，似乎都沉浸在自己的思维中，无语。那是属于纳木错独有的静谧，在落日下也独显了她的神圣。

帐篷是南京大哥和深圳MM一早就预定好的，幸好这样的结伴，才让昨天刚到拉萨的寒和雪没有措手不及的感觉。晚饭时，南京大哥和深圳MM两人宣布了明天要和寒、雪告别的话题。他们沿青藏线继续前行。深圳MM对寒说:“要一起走哦，雪看起来柔弱了些，拜托你照顾了。”“一定，放心吧，既然结了伴，我绝对不会丢下她一个人的。”寒用他韩国人特有的礼貌跟深圳MM和南京大哥鞠着躬。雪笑嘻嘻地说:“没事了，云南我还不是走了一个月，都放心吧，回深圳后，我会和你们联络的。”“我们又是两个人结伴了。”寒学会了结伴的字眼！

帐篷里，寒把红景天拿给了雪。“吃点吧，这里海拔高，怕你半夜会醒。”

“谢谢！”雪接过红景天，心里充满了感激。

西藏的夜晚会冷的把人冻醒。半夜，雪醒来，发现自己在大口的呼吸。难道是高反了？

“你，有高反了？”寒脱口而出。说话间他已经来到雪的旁边。“坐着别动，深呼吸。”寒把自己厚厚的衣服拿过来，披在雪的身上，“这时候可不能感冒。”寒竟然比雪还要了解西藏。“别担心，一会儿就好了，这不严重，只是轻微的。”寒拍着雪的肩膀，低声地说着。果然一会儿雪就恢复了正常的呼吸。

“安心睡吧！明天还要早起。”寒满怀关切的声音给了雪莫大的鼓励与支持。

这样的情景，如同外面的两顶帐篷，相互对望又相互关怀着……

第二部分 第14节：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和爱情告别(4)

四、经幡见证回拉萨的路

雪在整夜的不舒服中痛苦地醒来。是啊，一路飞到拉萨，再到纳木错，似乎有点仓促了。

寒听到雪的轻叹，“抱歉，是我连累了你，要不是我急着跟他们一起来的话，或许就不会那么难受了。”

“没事，反正早晚要来。我们只是早点接受高反的洗礼罢了。”雪轻描淡写。

“我叫你雪儿吧。用中文怎么叫呢？教我中文吧。”寒蹩脚的韩文腔的英文，听了让人真是哭笑不得。

“呵呵！”雪轻笑着，“好啊，我也可以跟你学习韩语，那我怎么称呼你？”认识到现在都是互相喊着对方的英文名字。

“寒，我的名字中的单字。”寒饶有兴趣地告诉雪。

闲聊间，他们已整理好了衣物准备出来等待日出。南京大哥和深圳MM两人早就在外等候了。他们都带着专业的相机来迎接晨曦中出现在纳木错的第一缕阳光……雪和寒也在这雪域高原的天湖旁迎来了第一个属于他们的日出。纳木错，蓝天，白云，在他们的心里将是记忆中最深刻最绚烂的美丽吧。

四人在日出后的纳木错告别。昨天拉萨结伴今天纳木错分别，这或许就是结伴旅行中，最让人难过与伤感的一幕吧。

“我们要搭车回拉萨去。”雪伤感地说。

寒翻出他那本英文版的指南书，把所有的走法都罗列了出来。雪在心里感叹着，寒除了语言略有不通外，知道的东西可真多。

“你不舒服，就让我一个人去问情况吧。等着我，休息下。”寒关切的口吻如同雪是自己的亲人般。

“嗯，那就辛苦你了。谢谢！”雪总是很客套地一直和寒保持着距离。望着寒的背影越来越小，雪的心里似乎充满了温情的感动。虽然还很陌生，但却是那样的真实。

面对拉萨过来的车和人都是满载的情况，寒还是失望而归了。

“看起来，我们只有走回当雄，然后搭车回拉萨了。”寒用关切的眼神望着雪，眼神里充满了对雪的高反的担忧。

第二部分 第15节：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和爱情告别(5)

“那就整理一下，走吧。”雪轻松的话语利落干脆。

背包踏上旅途以来，雪第一次感到力不从心。面对高反，不是深呼一口气和人力定胜天的想法就能解决的。此刻的雪是全然的无奈，她担心自己影响寒的脚步。

“没关系，我不赶时间，只要你没问题，我们可以一边走，一边看。反正我们到了西藏还没来得及好好晒晒高原的太阳，走吧。别担心了。”雪的内心充满了感动。带着这样的心情，他们开始了一段艰难的路。

速度慢的似乎是在闲逛。尽管这样，雪还是略有吃不消。

“我累了，我们休息会儿聊聊天。”寒体贴着雪呼吸急促的高反。

“好的。”雪急切地需要调整。

寒从包里翻出了从韩国带来的一种维生素，五彩的，样子小小的，很可爱，象极了女孩子喜欢吃的零食。“吃吧，这是我侄女帮我准备的。不用谢了。都被你谢怕了，比韩国人还礼貌。快赶上日本人了你。哈哈。”说着，还从大包里翻出了笔记本，打开，放起了韩国的音乐。两个人听着音乐看着蓝天上飘着的云儿一朵朵地从他们的眼前浮过，似乎天地间只有他们的存在……不知过了多久，雪回过神来，“我们走吧。”他们才发现居然安静地休息了一个小时。

寒背起了雪的45L包。“在韩国，男人都要这样。比电影里的野蛮女友还过分，所以你就不用担心了。”寒幽默地跟雪调侃。看到寒一前一后背着两个包时，雪的心里泛起了阵阵感激。

或许是负重减轻的关系吧，接下来的路雪感到轻松了许多。他们顺利地到了当雄，搭上了回拉萨的车。车上，雪疲惫地睡着了。半依着车窗的雪，随着车窗的颠簸，睡起来很不舒服。细心的寒把手垫在雪的头上，有了垫子的雪很快沉沉入睡。

寒仔细地打量着这个在云南杀人游戏中遇到的默契女孩儿，大脑似乎开始回过味来，原来，他们在云南就有了这样的默契，一直到成都的巧遇，到飞机上的巧遇，再到听着同样音乐的他们，缘分……默契……串联起来后……

怪不得见到雪，他就兴奋得像个孩子，难道，是喜欢她?

五、找不着北的拉萨

布达拉宫的神秘色彩把人们带入了一个又一个时空的旋涡。随处可见的洁白色佛塔寺院、经幡、玛尼堆以及众多的僧侣，形成了西藏独特的宗教文化氛围。白云在蓝天的映照下，如同一朵盛开的莲花，人与佛的灵魂处处交汇。那些朝圣的人，目光坚定，神色自若，有一种天然的高贵，让人肃然起敬。他们从很远的地方一路磕长头到拉萨，他们已经抵达心中的圣地，内心充满了幸福。朝圣之路是漫长的，这样的震撼无时无刻不撞击着雪和寒的内心。他们的眼睛，在西藏的天空下变得清澈而温暖。

第二部分 第16节：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和爱情告别(6)

和寒逛完布达拉宫后，雪就累了，一个人回吉日休息，寒仍在布达拉宫一个人发呆……

熟睡中的雪在一阵阵笑声中醒来。推开窗发现，院子里的大伙好像在看着什么。仔细一看，是寒在给大家看他一路拍下来的照片。

听到下楼的声响，寒转眼望去。“醒了？睡的舒服吧。出去吃东西吧。我都饿了。”寒冲着雪露出他孩子般的笑容。

“你发呆的成果如何？”雪随口问到。

“老样子，找点人文的东西拍一拍，顺便写一写。”寒说话间已给周围人打起抱歉的手势。

“哇，你男朋友真体贴，你睡了三个小时，他就这样在下面等了这么长时间。”其中的一个女孩子赞叹着。“谁说韩国男人都是大男人。”这两句是用中文说的。

寒听得一头雾水。“说我什么坏话呢？我可不懂中文。”寒哈哈地问着。

“没说你什么。他不是我男朋友，我们只是朋友，一起结伴。”雪一边和寒说着，另外一句已经回给了刚刚羡慕的女孩子。

“真的？你可别担心我把他抢走咯。”女孩子开玩笑道。

“那好呀，我正想一个人走呢。”

“我们吃饭去吧。”寒在一边开始解围了，似乎知道他们在开着雪的玩笑。

他们找到一家川菜馆。寒在四川时似乎爱上了川菜的辣。两菜一汤，二人世界，寒开着玩笑跟雪说。“雪儿，你吃那么多麻辣会不会胃痛？”

“不会，我从小就习惯了，只是在英国的那几年很郁闷。”

“英国？都没有听你说过这些。”寒抗议。

“也没什么，就是出去读了几年书，过了几年留学生活。”雪轻描淡写。

“英国那么好，为什么不留在英国？”寒很是好奇。

“英国再好，始终不是生我养我的地方，何况我父母有我一个孩子。我留在英国，父母呢。”雪想到寒既然是来自遥远的韩国，一定是个倾诉的好对象吧。

“话说的也是，就像我在外面走了那么多地方，始终觉得还是家好。”“父母都年迈，我们有很多责任。”这是寒第一次很严肃地和雪谈论这些话题。

似乎这是一个坦白两人家庭情况的晚上。

“雪儿，你有没有继续去留学的想法。”寒小心翼翼地试探的口气。

“没有是假的，心里还是希望继续在英国的学业。”一个真实的回答。

“吃吧，我们韩国人吃饭几乎不许说话。韩剧里的都是唬人的，丑化了我们男人的形象了。”寒看到了雪眼里闪过的不乐。

溜达回了吉日，寒要了一杯水给雪，递上了中国的红景天，还有下午买的维生素，都是中国的。“给，看着中文说明书吃啊。”

第二部分 第17节：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和爱情告别(7)

“你怎么会有这个？下午买的？谢谢！”感动开始蔓延在雪的四周。

“不舒服就早点睡吧。我要写稿子了。”寒看到了雪的尴尬。

“好。”雪淡然略过心里的感动，钻进了被窝。

另外一张床上是寒的日记片段:雪儿，她的心好远……

“你准备在西藏呆多久，接下来怎么走？”雪轻轻地说出了心里的疑问。

“嗯，接下来去林芝，然后去日喀则，樟木，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伊朗，阿富汗，差不多到欧洲就回到韩国。这是我的工作。”寒一边用笔敲打着日记，一边回答雪的问题。

“哦。”雪应了下。

“你呢？”寒问到。

“都差不多。我有两个月的假期，可以继续旅行。”雪平躺着身回答寒的问题，声音越来越小。

可旅行的时间再长，也只是个过客而已。

六、大昭寺震撼了我们的心

听别人说早上七点前可以混进大昭寺去，一大早天还黑着，两个人就混在藏民中间，等候在门前。大昭寺门口满是五体投地朝拜的藏民，他们不知疲倦地拜了又拜。雪小声地和寒解释：他们到大昭寺等待参

拜的是佛祖释迦牟尼十二岁的等身像。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坚持着，那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精神信仰?

跟在磕头朝拜的藏民身后，望着大昭寺那些精美的壁画，藏传佛教的那种威严，居然是那样的清晰。大昭寺带来的震撼久久挥之不去。这种后遗症一度表现在，以后只要看见寺庙，雪就会联想到大昭寺。寒亦如此，在后来的旅行中，他也多次回想起大昭寺的影像。

大昭寺洗礼了他们的心灵，让寒更加勇敢地面对自己。看着大昭寺的金顶，寒开始了发呆……或许他该对雪表白，虽然，近半年的时间他走过很多地方，但他的心却是空白的。风景过了一个又一个，有过珍惜，有过珍重，有过惋惜，但雪让他的心不同了。

逛完大昭寺和罗布林卡后，他们来到八廓街。寒用他的镜头忙活着，雪忙着给朋友选礼物。雪看到一对类似牛角雕的饰品，一个太阳的形状，一个月亮的形状，两个是绑在一起的。摊主坚持不单卖。就都买下来吧，但另一个给谁呢。就送给寒吧。雪买下了这对绑在一起的情侣饰品。

“这个给你，谢谢你几天的照顾。”雪刚谈好价格，就把月亮扔给了寒。

藏民摊主大姐喊道:“你速度还真快，这就送给他了。祝你们幸福哦。”

“这是什么？”寒问雪。

“听说是牛角做的，月亮。”雪回答着。

“那她刚刚和你说什么？”

“没说什么，就说这个你戴着好看。”

“哦，谢谢哦。”寒赶忙往脖子上戴，可绳子就是系不上。“我来帮你。”雪伸开手帮寒系上绳子，打了一个活节。

第二部分 第18节：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和爱情告别(8)

“你手上的是什么？”眼尖的寒还是认出了。

“没什么。和你的一样，都是牛角做的。”雪希望寒别继续问下去。

“雪儿，说句实话就那么难么？”寒的眼睛看着雪。

“哎，是一起买的，老板说这样便宜。”雪说了个谎。

“那你还不戴上啊。”寒迫切的语气。“我帮你吧。”

“不用，我自己就行了。”

“那怎么行，刚刚你帮我了啊。我帮你吧。”争不过寒，于是雪低下了头，让寒系上了那个太阳。原来他是会系的，“你是故意的。好哇。”雪举起手，准备敲寒的脑袋。

寒看这架势，拔腿开溜。雪追着寒，“你给我站住，一会丢了你，看你怎么办。”

“除非你别打我。否则，你能追上就来吧。”寒甩下这句话，和雪开始了猫抓老鼠。

两个人跑累了停了下来。“哈哈，向你认错，别生气了。”寒哄着说道。“好了，该去色拉寺看辩经了。”寒不等雪反应过来，已经拉起了雪的手。

看过色拉寺的辩经后，他们去玛吉阿米吃晚餐。雪听朋友说这里的饭有点贵，但没想到会贵那么多。寒请服务生推荐了藏餐和酥油茶，听着“玛吉阿米”的音乐，寒缓缓地对雪说了一段诗:

那一月，我转过所有经轮，不为超度，只为触摸你的指尖。

那一年，我磕长头拥抱尘埃，不为朝佛，只为贴着了你的温暖。

那一世，我翻遍十万大山，不为修来世，只为路中能与你相遇。

原来寒是很喜欢中国文化的，他读过“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写给情人的诗，也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寒用他的手机写着什么递给了雪。

“喜欢看着你笑。”这是一句用英文和韩文写的话。

雪看着这段话，感觉眼前寒的眼神包含着太多太多。

幸好，上来的晚餐及时解救了雪的尴尬。这里的餐真一般。但这是和雪认识以来最安静的一餐吧。不说话，连笑都是怪怪的。

“买单。”雪的声音响起。

藏族服务生过来。寒一手抓住了雪的手，另一只一手把钱递给了服务生。

“找您的钱。”服务生递过钱后，寒才松开了雪的手。

“这是对你今天送礼物的回赠。”寒试图掩饰着心中的紧张。

看到寒特别认真的眼神，雪的心里在想，那就下次回请吧，既然他是认真的。“好吧，看起来我是赚到了，呵呵，这好事可不好找啊。”

“那你就天天送我礼物吧。”寒的这句玩笑话又把气氛拉回到欢快的氛围中。

听着“玛吉阿米”的音乐，思绪又回到了沉默。是啊，西藏或许就是一面镜子，大家都会在这里看到自己想要看到的东西。

第二部分 第19节：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和爱情告别(9)

七、相逢的心

半夜爬起来，赶到直贡寺去看天葬。

天葬台就位于直贡寺寺院的后山坡，上山的路似乎只有一条狭窄的便道。大家尾随着背尸体的藏人前行。

大约在８：３０，后山，仪式开始了。早就听人说过这是“一个没有悲伤和眼泪的仪式”。如非亲眼所见，根本不能体会。而死者的亲属则表现得相当平静，围观的人也都默默无语。只看见几个喇嘛坐在死者身旁念经。

寒及时用手捂上了雪的眼睛，也闭上了自己的眼睛。

体验天人合一，体验生死的意义，这氛围足以。

何况随着肉体的消失，灵魂也得以轮回永存。直观地去面对这些血淋淋的场面，太残酷。

这是最接近死亡的时刻，经历过这些之后，人生就应该更豁达些。容易遗忘的人类，可以遗忘流去的风景，可以遗忘未来的诺言，可以遗忘眼前消散的时光，但是对灵魂企求解脱的那一刻永远都不能遗忘。在天堂的橱窗里希望永远都有天葬台上那些灵魂们的翅膀……

天葬结束的时候，寒紧紧地拉着雪的手，生怕一不小心雪的手就会飞了一般。

搭车去墨竹工卡县城的时候，寒跟雪聊了他眼中的自己。他是一个用心去生活，去漂泊的人，他喜欢一个人行走的感觉，遇到喜欢的人，可以大声地打招呼，没人认识，也没人在意。他喜欢看那些可爱的孩

子的笑，看着他们嬉戏，陪着他们闹，然后再把这些感觉封存在记忆里面，任它慢慢褪去。还有那些山、农村和这段西藏的旅行经历，都会是他继续远行的动力。他说:“一个人的时候，情绪会像荒漠中滑过的流沙，带着流失的承诺，或许旅程最后回归起点时，那就是一个人的落寞吧。”

雪听着寒的自述，联想到了自己，她自己何尝不是在行走，随意地看着眼前的风景，任心思漂着，漂着……当一切回归原点时候，心底的落寞如同一页白纸上只写到一半的文字那般无奈。

两个孤独的灵魂第一次在死亡的舞台上，袒露了心声。随着黑暗的降临，蔡琴的声音就这样响起:让他淡淡地来，让他好好地去，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穿越时空，钻进了两颗落寞的心。

八、失忆德冲温泉

昨天，似乎所有的一切都要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殆尽，他们感受到了活着是多么的美好。

每一种感觉，哪怕是音乐在耳边响起，阳光晒得暖洋洋的舒服，还是吃下第一口饭时的感恩，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在迈进那道“门”的一刻起，就再也不能拥有了，或早或晚，谁能逃避这个注定的结局？没人可以例外。

在去过直贡寺这片奇异的土地后，大家都会感到一丝抑郁或沮丧，因此需要去附近的德冲温泉浸泡清洗一下。德冲温泉在温暖人身的同时，还会温暖人的心。洗尽人心的尘埃，似乎也有这种寓意。

第二部分 第20节：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和爱情告别(10)

德冲温泉分男女两池。池形跟井一般，用石头砌成。泉水先是从男池涌入，流入女池，又通过另外一个石洞流出去。池水温暖，有气泡冒出，把自己放在温暖的水里，旅行的疲惫以及来自天葬的种种不快都会在水中散去，散去……抬头是湛蓝的天空，回想着生死时空的转换，真是别一番滋味。

温泉过后的心情是愉悦的，寒和雪一样，都是生性豁达的人。

“真好，能和你一起结伴是我的幸福。我会珍藏这只属于你和我的幸福。”寒带着一种羞涩的感动，还有一份深情款款的感受，对雪表达着自己的心声。

“彼此。”这时的雪说任何词语似乎都变的多余了起来，似乎用这两个字足以表达那些奇妙的默契，奇怪的感受。

“雪儿，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名字很相象。雪儿，你的名字和冬天多接近啊。寒，看到这个字都会联想到寒冷的冬天。”寒深思着。

“是哦，还真没发现呢。”粗心的雪这时才发现，原来，两个人如果有缘，甚至连名字都是有牵连的。

“韩国的冬天很冷，深圳大概不会下雪吧？”寒转了个话题。

“不，深圳的冬天最多下雨。”“你可以考虑到深圳过一个没有雪的冬季。但有另外一个雪陪你吹牛哦。”雪的调侃似乎正是时候。

“嗯，如果我能放弃一切就好了。”寒认真却又无奈地说。

他们洗过温泉后，还去拜访了温泉不远处的德冲寺。寺里有一百多名尼姑，年龄最长者九十多岁。每天上午她们砍柴劳动念经，下午为游

客烧水送坐垫，还将空房子出租。寒把德冲寺外面的风力转经筒和水力转经筒都拍了下来，他说:他喜欢这样的结合。他说还有那些飘扬在远方的经幡，在他的脑海中就是一幅广阔的画面。在这样的画面中，他会加上这小山沟，这样装点会更加的鲜亮。听着寒口中的描述，雪看着眼前的一切，这一切是那般的真实，在寒的口中却又是那样的遥远。最好画里还有两个人，你和我。听着寒这样的描述，雪的心醉了，类似于高原中的醉氧。

是啊，他们来了，他们看见了，他们踏上了西藏的土地。在这片空气稀薄的茫茫高原，他们看到了离真实最近的自我。穿越重重混沌后，寒不就对雪吐出了自己的心声么，与其活埋了它，不如找一个人倾诉。眼前，可以倾诉的雪是一个和自己如此相象的人。一个女人。此时的倾诉是一种美妙的享受，看着雪沉醉的表情，寒的脑中是空空的白，似乎只有一个轮廓，那就是眼前的雪。失忆在德冲，对寒而言，是充满幸福的。

搭车返回墨竹工卡县城的住地时，已经临近天黑了。晚饭是在一家四川人开的饭馆里吃的。体验了脱离生命的痛苦，辗转回到人间后，那或许是世界上最近的距离，两颗心最近的距离。

第二部分 第21节：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和爱情告别(11)

心有多远，爱情就有多远。

九、林芝惊魂（上）

搭车的好处是时间自由，坏处是看到心动的风景，却只能透过车窗去感受。

拉萨开往林芝的班车上，似乎来往于两地的居民较多，较少数的是那些来自异乡的背包客。看外表、长相和行囊就可以区分了。至于“老外”似乎这个车里除了寒没别人了吧。为了避免麻烦，交流的时候，他们还是选择了把字写在本子上。有的话或许说不出，但写或许就例外。两个人在小小的本子上画起了五子棋，有时候很少能在他们之间发现国界和交流困难的字眼，包括游戏。如同螺丝卡在螺丝扣上那般，自然而不做作。过了墨竹工卡不久，翻过米拉山口时，寒用询问的眼神看着雪，他在担心过山口雪的高反了。雪心里清楚，摇了摇头，这时候语言似乎变得多余了起来。寒在心里用他的韩国话咀嚼着，难道在不同国界的人中间还会有这样的交流？难道，这是冥冥中注定的么？这个韩国人开始奇怪，奇怪着在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也奇怪着，自己为什么见到了雪就开始变得和韩国的他不同，他也奇怪着眼前这个乖巧的女孩子，竟然和自己是那样的相辅相成着。

雪用手拍了一下寒的肩膀，用手指着远方的风景，这样的情景在外人看起来像极了一对甜蜜的人儿，那种一起发出的赞叹，真的羡煞了外人。

身后的一位藏民大姐拍着雪的肩膀，“你们真幸福啊。”

雪回头的瞬间看到了一双真诚的眼睛，“他是我朋友，我们不是一对。”

藏民大姐露出了惊异的眼神，“那他一定喜欢你，看他的眼睛就知道。错不了。”

“呵呵，是么，有空我会问他的。”雪客气地回答着大姐的话。“您这是回家[更多 更新请关注 福 哇 小說 下載站]还是走亲戚啊？”雪也转了话题。

“我们这是回家去，孩子在拉萨上学。”

“您家里有几个孩子啊？”雪和大姐闲拉着家常话。

“我有三个孩子，一个在拉萨上学，另外两个不上学了。”大姐说这话时的口气居然没一点惆怅。

雪很纳闷，“那您不着急么？”

“一切都有定数，不着急。”大姐的回答很豁达，和她的体重不相上下，佛说心宽体胖，真是一点不假啊。

寒听着她们的交流，只能用眼神好奇地看着雪，希望从雪的嘴里得到答案。

雪简单地回答了寒。“原来是这样啊。”寒补充了一句，“这或许就是宗教的魅力吧。”

西藏的一切都和宗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是一种冥冥中的神秘力量。如同她和寒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遇上了，就这样简单。

寒的眼睛瞟向窗外的时候，看到发呆的雪露着傻傻的笑，“你在高兴什么？”这段时间寒习惯用他直接的语言去问原因了。

第二部分 第22节：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和爱情告别(12)

“没，没有啊。我在想一些有意思的事。”这是雪的秘密。可在寒看来，这却是属于雪的神秘。

雪身后的大姐又开了口：“你们啊，还真有意思。明明都惦记着对方，却还不承认。”

“您误会了，不是的。”雪还在解释着。

“要不是的话，他干吗那么在意你啊？看看眼睛就知道了。真搞不懂你们这样的人。”大姐的话在雪听来，似乎是肯定，却又有着矛盾。

时间也随着这样的闲扯飞一般地流逝，一路上充满了趣味儿的开心，味道简单，却又如同一杯醇香的咖啡，品起来好极了。时间一次又一次拉近他们之间的距离，心灵的，还有那些关切的肢体语言。

雪呢？她会把这样的关切当成爱情么？还是这样的关切是有目的的关切？是为了得到回报的关切？不敢想。就在雪还在深思的那一刻，耳边传来恐怖的急刹车声……

十、林芝惊魂(下)

车祸!

雪百分之百地确定!寒伸出双臂抱住了雪。伴随着刺耳的响声还有车身的倾斜，全车的人乱成了一团，夹杂着雪听不懂的藏语和恐慌的叫喊。大家坐在座位上整个向左倾倒，不一会儿听到发动机的声音停了下来,车熄火了,车里乱成了一团，只听到司机说着让大家从车顶的小窗爬出来。前面的人纷纷开始往外爬了。

寒的怀抱里是雪,车窗的玻璃应该是在车倾斜的那一刻扎向雪的，此刻都在寒的胳膊上，虽然有冲锋衣和内衣的保护，但还是避免不了的有血流出。

“你流血了。”雪的声音充满着惊魂未定。

“没事,没事了。”寒的语气镇定，在回答的同时也把自己的胳膊拿开,然后拉着雪向前方走去。

雪就这样跟着寒一步一步地向前走。

“你先出去。”寒的口气坚定。

“你受伤了,你先出去吧。”这句话根本没经过大脑，雪就脱口而出。

“听话,别争,你是女人。”男人就应该保护女人，寒在自己的心底里加上了这句话，说话间也把雪推向那个车顶的小窗。

雪就这样被寒推出了车，不一会儿，胳膊上都是血的寒也出来了。

坐在左面的人几乎都被玻璃的碎片划伤了，唯一例外的是雪。坐在雪后面的大姐拍着雪的肩膀说:“你还说,他不喜欢你。姑娘,你错了哦。”听着这样的话，雪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一边帮寒简单地处理着伤口，一边看着前面乱成一团的大家。

还好大家都只是受了轻伤。原来迎面过来的卡车司机打了个盹,班车司机为了安全把方向盘往左急转,结果方向盘打过了,导致车身倾倒。

这种场面毕竟是第一遇到,雪的心里也是紧张和害怕。想到刚刚那一刻若不是寒的胳膊抱住了雪,恐怕受伤的就是雪了。

第二部分 第23节：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和爱情告别(13)

班车的玻璃全碎了，车向左面倾斜时撞到了树,基本上不能动了。车祸地点距离林芝还有四十多公里的路,班车司机和卡车司机商量好，请卡车司机把受伤严重的人送去医院,轻伤的人就暂时等候。寒的胳膊伤的不是特别严重,所以就把先去医院的机会让给了别人,他和雪还有那个藏族大姐几个人在等着救援车的到来。寒翻出包里的一些药,让雪帮忙打开水壶的盖子,“这是预防感冒的药,你一定要吃。这时候一定不能感冒。”看着雪服下，他自己也吃了两片。

此刻，雪的心河间缓缓穿过一道暖流。似乎生命中曾有的痛楚在这一刻都不见了。只有眼前的温暖成为了生命中最难得的体验。

“知道我为什么要来西藏么?”寒看着发呆的雪,似乎猜到了她是因为刚刚的车祸,不知道怎样表达自己的情绪了。

他开始了自述，“有一个男孩,他说要带自己心爱的女孩到世界上最高的地方来。后来，女孩得了一种怪病,在女孩家人的保护下，女孩没有告诉男孩就去了美国治病,5年过去了,女孩没有回到故乡,女孩的妹妹回来后,给了男孩一封信,原来这是女孩的最后一封信,女孩在生命弥留之际惦记的还是这个男孩。女孩希望男孩一定要去西藏，要男孩一定要带着女子的照片，让她看看西藏。女孩在信中说:有一天,希望男孩学会去爱别人,对别人微笑,对别人温柔,和别人结婚，生孩子,爱上另外一个人。她希望男孩一定要幸福。她答应男孩,她会做天边的眼睛注视着他,注视着他的幸福,因为只有他幸福了她才会幸福。”

“而我,就是这个男孩，这就是我的故事，所以,我一定要来西藏。”

听完寒的话，雪的心里翻腾着。原来沉稳的寒居然还有这样一段伤心的往事。雪给了寒一个鼓励的微笑，“所以你就这样带着她一起欣赏路

上的风景,所以你一定会幸福的。”

“会的,我们都会幸福,你也是！”

“那就在西藏好好地去感受吧。”雪啊,总是善良的。

“好,有你,对我来说就是快乐的。”寒的话在雪的心中还是有分量的。

救援车赶来的时候,天色早已晚了,大家带着行囊爬上了救援车。由于流血的缘故，寒的脸色不是特别的好,其中几个伤口不知道是不是需要缝合,雪担忧着。“没事的,消毒一下，处理后估计不用缝的,我还不希望胳膊上有疤痕,放心吧。”寒安慰着雪。雪只能把手轻轻地放在寒的胳膊上,希望真的没事才好，不然她的内疚恐怕会淹没自己的。看着雪内疚的眼神,寒又说了一句冲击雪内心的话:“没事,我们还在,不是么。”是啊,这话说完，雪的心似乎也明朗了些。“嗯，好,你休息一会吧,到了我喊你。”雪充满关切地回答着。

第二部分 第24节：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和爱情告别(14)

医院,寒的伤口没有缝,医生说，用不着缝,注意消毒,修养几天,补补就没什么事了。听着这样的话，雪的心终于安了。

天空的星星闪着光芒,他们也在司机的帮助下找到住处.还是老样子，一间房两张床,只是寒的日记,还有寒的工作都要雪帮忙完成了.寒用他的耳麦说着韩语,单手完成着他的工作,雪也帮他用英文翻译了整个车祸的过程，万幸有惊无险。

工作完成后，寒把笔记本电脑打开到特殊的一页,那是一张以白雪为背景的照片，照片中的女孩用一双忧郁的眸子看着这个世界,她就是那个女孩。

“你能理解这种感情么？”寒向雪的方向望去。

“理解,而且心疼。”雪如实回答。

“谢谢,你是这么多年来,我第一个愿意开口诉说此事的人，真的谢谢。”寒说出了多年来没有说出的话。

“谢谢,也谢谢你的信任。”雪用感激的口气跟寒说着真诚的话。

“睡吧，晚安,好梦。”寒轻轻地跟雪道着晚安。

“晚安。”雪回着。

天边最后一颗星星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脸,镶嵌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中,光芒格外耀眼。

十一、人间天堂

数次醒来，数次翻身，这样的动作雪不知道自己一个晚上重复了多少遍，黑眼圈，高原红，在一张脸上分外明显。而寒则有些担心，担心雪因为自己的伤而内疚，担心雪因为自己的缘故而无法适从，这样的感受，在两个人中间蔓延，有七分奇怪，三分尴尬，或许这是个开始，或许是个……一切都是未知的。

车祸中，他们把相机拿出来拍车窗外的风景，没有来得及收进包中，都有不同程度的破损，寒的相机被甩到了车窗上，和玻璃撞击的后果是相机的镜头摔坏了。雪的相机更掺，在刹车响起后，车身向自己坐的位置倾斜中撞到了玻璃上，玻璃碎了，相机也没办法拍照了。

记得有人这样说过：只有到了林芝，你才知道西藏原来真的是天外有天。尼洋河谷的富饶，雅鲁藏布江的蜿蜒壮丽，南迦巴瓦峰的神秘，郁郁葱葱的森林，成群的牦牛，广袤的草地，云蒸雾绕之下，或许用人间天堂来形容最恰当不过了，难怪在很多书上都有仙境之说。

和心仪的人一起面对雅鲁藏布江，一起用惊心动魄的叙述来解释大自然的魅力，一起品尝尼洋河中那种长不过五寸，有着鲶鱼一样扁头并带须的无鳞鱼，在大自然看来，那就是一种原始的幸福。

在见到那种浑身都是岩青苔的绿色，只有肚子是白的鱼时，寒说，如果他看的是活鱼，他一定舍不得吃，因为他喜欢鱼自由自在地游荡在属于它们的家里。原始的鲜美是人人都爱的，但似乎对于动物的保护，我们在某种程度而言比他们差了很多。他说如果有机会，他会来这里做一个环保志愿者。

第二部分 第25节：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和爱情告别(15)

是啊，我们在爱上味道的同时，对环保的概念似乎早就抛之九霄云外了。眼前的寒有着比我们还要对环境负责的心态，这是我们所惭愧的。雪对寒的印象又深了一些。

寒开玩笑地说：“西藏就是美，美的氧气都不好意思呆在这里，害得他们老是上气不接下气。”

四天的停留，除了感叹着大自然的壮美之外，他们之间还有一种共同的感触：林芝是一个仙人国，他和她头顶蓝天，背靠青山，面朝碧水，能够“隐于野”该有多好啊！

在神奇的自然风光下，寒的伤似乎恢复的速度也快了许多。他踌躇着，犹豫着，也担心着，那种全然的无力感涌上心头。或许他该对雪表白些什么，不能仅仅依靠默契和眼神。明天一早就要回到拉萨了，不是么。

“雪儿。我有话想跟你说。”寒用一种非常正式的口吻告诉雪。

“好。”正在收拾行囊的雪放下手上的一切，看着寒。

“是……”

说不出口。这样的告白，他怕雪接受不了，这样的告白，他担心雪会笑着跟他说，这是玩笑。他又担心，雪会联想到车祸中他的伤而内疚。但是，如果不表达出来，那或许就是遗憾。他怕这样的遗憾！这样的遗憾他已经有了一次。

“我想，我是喜欢上你了。”寒郑重其事的把这句话告诉了雪。

“不要有负担，我只是想表达出来，我怕如果不表达出来会成为遗憾。”

寒说出这些话的时候，雪没有惊讶。早在寒告诉她那个故事的时候，雪就猜到了寒对自己的心意，还有车祸中，寒对自己的保护，那不是一般的保护。雪没说话，任由寒继续说着：“只要路相同，我希望我们还能继续结伴，好么？”寒担心自己的告白会让内向的雪放弃和自己一起走的想法。“好。”雪诚恳地回答。

在她的心里何尝不想对寒说出同样的想法啊。她是个太理智的女人，她担心表达出来的后果，担心他们会不自觉地爱上对方，她担心自己会陷进去，会燃烧，会燃烧得太猛烈，自己没有承受的能力。

十二、记忆中最美的春天

回拉萨的长途车上，粗糙的喇叭中传来动人的藏乐，充满着野性的魅力，很容易让人陷入旋涡中，深不可测却又无法自拔。那是一种不可移植的音乐，只有在西藏这片广阔的大地上才配得上那高昂嘹亮的调子。伴随着音乐的此起彼伏，车中还会有人不由自主地唱着和着，或许也只有在西藏，音乐才可以如此放肆而自然。加之窗外移动的景象，记忆中这样的春天是第一次出现。

经过车祸发生的地点时，寒紧紧地握住了雪的手，那似乎是一种信任的讯号，是一种了然于心的心意相通，无须语言的默契。她明白这样的含义，也明白，在自己的心中，寒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生命中的很多事情不是一定都要表达的，没有表达未必就代表了否定。她希望他心里理解，毕竟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一段非比寻常的经历，每个人的心里都有无法言语的痛楚，她希望他能懂。

第二部分 第26节：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和爱情告别(16)

淡淡的沉默在他们之间还是第一次，寒有些不习惯，“快到了，我们今天住什么地方，听你的。”

“哦，还回原来的地方吧，那里习惯了。”雪感觉到了寒的尴尬。

“行，看看还能不能住原来的房间，我喜欢回到那个房间。”寒说了句这样的话。

为什么，和自己心中想的一样。雪听到寒的话后，心里开始怀疑寒是不是透视了她的心。

寒轻轻地拍了一下雪的手背，“昨天说的话，别放在心上，那是我的一种感觉，能把自己的感觉说出来，对我而言并不是很容易。”

“我理解。真的。”雪理解眼前的寒，毕竟寒有过一次心灵的创伤。

“和你结伴是我的幸运。”寒真诚地表达着自己的感情。

“我也一样，真话。”雪用英文说完后，心里有些怅然的失落，她隐藏了自己太多的真实感觉了，这样对寒而言，似乎不是特别公平。

“那就别担心了，明天我们去修相机，修好了，我们一起拍照。”寒看着眼前的雪，开始担心起来了。眼前的她不知道怎么搞的，听到自己的表白后，她似乎有兴奋，还有一丝无措，眼睛里分明还有和自己相同的感觉，难道他不应该表达自己的心意么？又或者中国的女人和韩国女人不同?

“好。”雪简单地回答着，也看到了寒的脸上有些不自然。“修好了，我们还要去下一站旅行，继续，呵呵。”

寒开始转了个话题，“你有没有发现西藏的孩子特别害羞，在见到陌生人后，基本上不敢说话，只会用淳朴的眼睛很好奇地看人，假如当你回头和他们对视时，他们会很不好意思地迅速把目光挪开，有丝胆怯的影子，与陌生人说话时，会习惯性地将头低下。原来他们居然是害羞的人。他们很友善，以后啊，我要是过来做环保志愿者，一定不错。回去后我要好好打算一下。”说这话的寒，好像有什么放不下的东西在折磨着他。那种有负担的表情，眼前的雪还是能看懂的。

“是，所以西藏的孩子们很容易受外人影响。希望以后，西藏能继续保持他们的淳朴吧。”雪无限感慨地说出了自己心中的期望。

“雪儿，以后到韩国来，带你感受韩国孩子们的眼光吧。”寒发出这样的邀请。

有点奇怪的邀请，雪心里想，或许是个礼貌的邀请吧，也就没想别的就答应了。只是她不知道这样的答应对寒而言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是份承诺。

吉日。

“我们又回来啦。”雪一进来就嚷嚷着，服务员小妹听到熟悉的声音。

“你们回来啦。顺利吧。”小妹随后问着。

“还好，就是路上遇到了车祸。”雪回答着小妹的话。

第二部分 第27节：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和爱情告别(17)

“啊，怎么会这样啊。”

“其实也没什么，是司机怕大家遇到危险，躲的太快了，躲过了，结果侧翻了，我没事，他受伤了。”雪解释了一下。

“这几天多磕几个长头，就好啦。”小妹安慰着他们。

“还能回原来的房间么？”寒问着。

“行啊，要等会打扫完了吧。”小妹告诉寒。

“行，我们等会吧。”

房间还是和他们第一次住进来时一样，只是今天的气氛似乎有些微妙。寒站起来，走到窗边，雪开始整理衣服去洗。寒回过头，刚好雪站起来了，他左她右，她左他右，他们重复了两次，相视而笑，哈哈大笑，笑出了埋藏在他们心底的尴尬，这是他们认识以来最爽朗的笑，发自内心的快乐。

而这样的笑，这样的眼神，是这段旅行中让他们心动的瞬间。或许他们不知道，这样的记忆是他们心中最美丽的春天，那是一种他们自己都无法舍去的感觉……

十三、江孜古城1

江孜的车上，拉萨的影像就这样一幕幕在雪的眼前清晰起来。

三天来

他们一起修相机

一起到药王山拍下清晨第一缕照在布达拉上空的阳光

一起骑着单车去寻找属于拉萨的记忆

一起在西藏博物馆里研究唐卡

一起跪在房间的地上吃着牦牛肉

一起再次混进了大昭寺用他们自己的镜头去捕捉一个又一个执著的眼神

也许这三天，对他们来说，是三年、三十年的记忆，也许这三天，在他们的记忆中虽然短暂却是永恒的。那种心仪的感触，那种心照不宣的默契，一起手拉着手，走在拉萨这座阳光之城，单单用语言是无法形容出来的。幸福！这是一种见证，一种旅途中，即便是陌生男女相遇后，很少能如他们这般的感觉。或许别人会速食般地有了更近一步的关系，或许别人比他们疯狂，或许别人比他们更有速度地去实现艳遇，或许在他们而言这并不是艳遇，或许他们对这样的事情认真的程度超出了自己的想象，或许，或许，才有了他们虽然在一个房间，但半个多月来的平淡中透露了相互的关怀，还有一份不忍伤害对方的默契，或者说，感情，有理智的感情应如此对待对方。一旦得到，未必对对方而言是幸福，一旦得到或许有言不由衷的苦恼，与其得到后有淡淡的懊恼，莫不如珍惜对方来得干脆。成年人的感触要这样，才是对自己负责。

一道道美丽的风景在眼前一幕幕消失，接着又是另外一道风景，在这高山、白云下，有了属于西藏特有的蓝，也构成了他们在西藏行走的碎片。包括那些震撼人心的记忆，也包括那些面对乞讨与施舍给与不给的矛盾。在西藏这片广阔的蓝天下，他们用自己特殊的方式，面对着对方的感情，在他们而言，有对方的旅程是生命中特殊的一次旅行，不希望结束的一次旅行，或者还有那份同甘共苦的感受。

第二部分 第28节：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和爱情告别(18)

发呆这个名词，似乎到了西藏被雪一次次合理地运用了起来，像这样搭车的路上，雪似乎不只发呆过一次。寒看着这样的情景，不敢也不想打断雪的沉思。他知道这一切或许就源于他。所以，还是给她空间，让她想想吧，让她整理整理也好，总比不知所措要来得好。在寒看来，雪有雪的道理，他理解。其实他自己非常清楚对雪的理解，原因是他早就理清了自己对雪的感情。是短暂也好，是一见钟情也罢，他都愿意这样地燃烧着。总之，他不想遗憾。

“雪儿，我们马上就到江孜了。今天是我们一起旅行的第17天了。晚上你要吃点什么？”寒想，还是打断一下雪的发呆比较好。

“哦”。“我想想。”雪随口应答着，心里却琢磨着，是啊，17天了，时间过的真快。这17天来，她就这样跟着陌生的他走近了西藏，走进了西藏。

又发呆了，这雪儿到底怎么了。是不是有思想负担了？想到这儿，寒开始害怕了。

“或者，我们晚上庆祝一下，好么？”寒还是决定试探。

“也好，是该庆祝下，庆祝你的伤全好了。”雪儿还是担心寒的伤。

“好的差不多了，你看这几天晚上我工作起来都不碍事了，要多谢谢你的照顾。”寒诚恳的说。是啊，如果没有雪在身边，如果他一个人遇到了车祸受伤，那他就只能一个人承受苦痛了。

有时候一个人旅行就是这样，遇到伤痕，只能自己承受，遇到风景只能自己欣赏，说的好听，是欣赏属于自己的风景，说的难听，那是寂寞的风景，和孤独的心。

现在轮到寒发呆了。

“其实，我们也怪幸运的，车祸也没事，不是么，佛还是照顾我们的。”看着寒因为自己说到伤而发呆，雪知道寒是联想到了一个人旅行的辛酸。

“雪儿，在我心里，还是要谢谢你，一路有你依靠的旅程，非比寻常。”寒的话耐人寻味。

“我也一样，我也喜欢看着你笑，喜欢陪着你笑，在你而言或许不懂。在我而言这是一种守望，守望其实有执著的味道，执著于自我，也执著于你。”一口气说出来的感觉真好，雪儿惊讶自己的直白。憋了这么多天，今天说出来自己的感受真的很好。

惊讶！惊讶这个名词同样也在寒的心中泛滥。或许高反今天才对雪生效了？天，真奇怪。但心里也好幸福。激动的寒握住了雪儿的手。

无语。

雪任由寒握住自己的手，那是一种充实的感受，那是一种真实的感受，那是一种十几天来，真正面对自己感情无须隐忍的感受。

呵呵的傻笑，一直延续到了江孜。

寒给雪讲了一个电影，名字叫《红河谷》。这个韩国男人真奇怪，对中国的历史了如指掌，对中国的地理上下精通，连对中国的电影都清楚得不得了，还有耳边居然常听中国音乐，真怀疑他是不是来自韩国的间谍。这样的想法，雪的心里不止一次问过自己了。可眼前的寒却不是，他只是一家网站的职业旅行者而已。看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确实有道理啊！在雪的心里，寒更像一个学者。江孜多了几分浪漫，也多几分让人遐想的味道。那段跨国恋是他们所羡慕的，也是他们心里所偷偷希望的结局。

第二部分 第29节：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和爱情告别(19)

气氛浪漫的一顿晚餐是让神仙都羡慕的。寒说起了这次旅行中对珠峰的期待，他说，期待走近世界屋脊，期待那张神秘的面纱。现在，他眼睛里只有她，没有蓝天白云、高山峡谷的陪伴，只有相视而对的这两个人。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感受。雪儿听着寒说出自己心中的西藏感言，联想到自己，自己何尝不是呢。

“其实，你知道么，你的很多想法和我很相似。这也是我开始注意你的原因。”因为之前在车上的坦白，雪还是把自己的感受告诉了寒。

“我知道，不用奇怪。我看你常常发呆，常常躲避我的眼光，也能猜出来了。”寒喜欢真诚地对自己喜欢的人说出自己真实的感受。

“我有我的胆怯，你能理解么？”雪望着眼前的寒。

“理解，就像你会理解我一样。”寒希望雪能明白，他们都有自己所担心和胆怯的。

“希望路不停，就这样走下去。这样的感觉真的很好。”雪说了句这样的话。

这对寒而言是鼓舞，是震撼。他惊讶于雪对自己的感情已到了这样的地步。

“我会珍惜你的感受，相信我，我不是坏人！”寒绕开了话题。

雪不是傻子，她心里清楚，寒一定有苦衷。这样的苦衷一定来源于某种压力。

“谢谢，我也会珍惜和你在一起的时光，毕竟这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雪是善解人意的。

“雪儿，你总是这么善良么？或许你上辈子是韩国女人吧。哈哈。”寒开着这样的玩笑。

“哈哈，韩国不是流行野蛮么。”雪不是笨蛋，她听出了寒的弦外之音。

哈哈！哈哈！

回到住地，可以坦然地面对自己的感情真的很舒服。无论是相处还是沉默，都自然极了。仍然是一间房，两张床。寒整理完稿子后，倒了杯热水给雪，他希望雪和他一起的旅行是健康的，他希望对雪可以照顾到的地方都尽力，这就是寒。雪对寒说出了自己心中的感谢，心里很舒服。

放下水杯，寒说：“雪，我可以抱你一下么？”这样的寒是雪从来没有见过的。

没有犹豫，雪张开双臂，迎向了寒，他们就这样抱着对方，听着对方的心跳。这和一次又一次相视不同，相视里有想象，可拥抱却是真实的。拥抱来自他们身体的温暖。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留恋西藏自由的天空、辽阔的草原。或许在这片人类最后的净土上本身就契合了爱情的最本质：纯粹而无任何杂质。

十四、江孜古城2

一想起昨晚那个拥抱，就会有热乎乎的感受。那是一种共有的互暖，礼貌而不做作，是一种把握了足够尺度的不冒犯。

对成年人而言，这个拥抱或催化，或适可而止，各种选择都在于人。

第二部分 第30节：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和爱情告别(20)

可——这里是西藏。

西藏对于寻梦者而言，是最久远的梦境，对于远去者而言，又是最终的追逐，对于向往者而言，是最恒久的秘密花园，

可对于旅行者而言，西藏是个充满了太多神秘的地方，所以，在这里，生命、信仰相互融合后，会让爱情在这样的映照下生发出一种忧伤的光芒。

在雪的心里，寒的眼神宛如尼洋河的温情。在高原这个大环境下，她仿佛找到了属于她自己的呼吸，她爱这种属于自己呼吸的感觉，也向往这样的感觉。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不继续升温那个拥抱的原因。她觉得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就等于找不到自己的灵魂，在这样的矛盾中前行，行走着自己的理想，充斥着忧郁，而大咧咧的背后虽然有茫然和失落，但却有足够的欢乐让她去面对这些。所以她决定了，在没有找到这些之前，她选择悄悄地爱上西藏，这里有着别人不知道的虔诚和美丽，在这个世界上或许没有任何一片土地，可以拥有如此的神奇，却又如此的富有生命力。到这样的地方朝拜，她相信终会找到一片属于自己洁净的天空，因为纯真而无杂质的感触就是西藏，只有西藏能给她带来这样的宽慰。当面对寒真诚而真心的拥抱时，她希望这只是一个开始，不想速食一般去处理这段感情。

又发呆了，这个女孩子是不是特别喜欢对着一处发呆？寒看着眼神飘忽的雪，真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来形容。似乎昨天晚上拥抱过后，他们之间的距离又近了些，但却又多些迷蒙，真是让人琢磨不透啊。这与他所接触和认识的中国女人都不怎么相似啊，或许只有她是特殊的吧。这样告诉自己后，发觉果然很合理的解释。

“回神了。”从白居寺出来，就看到她发呆了，寒把手伸向雪的眼前晃动着。

“哦。”好不情愿被打断的雪终于回过神来。

“你又想什么呢？今天似乎想的太多了。”寒希望雪能对他说出心中的困惑。

“在想下一站的事啊。”雪胡乱找了个借口。

“说的也是，到了日喀则，我们就一起度过了18天啦。还真是快。”寒感叹着。

“其实江孜古城的感觉不错。我希望能多停留一个晚上，你觉得呢？”雪不希望那么快就走。越往后走，她心里就越希望停留到一个地方的时间可以长点儿，再长点儿。

“好啊，我也想多停两天。”寒也有这样的感觉，他也希望能和雪多停留一天，毕竟越是往下走，他心里的不舍越多。

“那，明天我们去宗山堡。正好可以多点时间四处逛逛。”雪知道寒和她心中的感觉是一样的。

“行，这次听你的。最好，找块布把我的眼睛蒙起来，你就这样拉着我走最好。”寒说了句玩笑话转开话题。

第二部分 第31节：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和爱情告别(21)

“哦，这样幸福的机会怎么能给你呢，呵呵。”雪知道，转话题是寒的习惯了

“聊聊你为什么喜欢旅行吧。”寒问道。

“很简单，我喜欢旅行中带给我的视觉冲击。”雪给了寒一个直观而又简单的理由，并随口问道，“那你呢？”

“希望能通过自己的行走，把即将消失的文明记录下来，记录美丽也记录历史。”寒说完这话的同时，心底加了一句：这样的生活才有意义。

面对这样的寒时，雪的眼里有了憧憬，如果能跟着眼前这个人一起完成梦想，那该是件多好的事啊，或许此生无遗憾了吧。

可惜，“真实”总是存在的，“真实”是不管你愿不愿意，它就在这儿。

还是这样的夜晚，还是这样的情形，两颗相识的心，两个有感觉的人，心一点点地靠拢，希望这是个永远的开始。这样的夜晚安静起来格外有意思，容易让人遐想，可是，骨子里相同的两个人，他们都希望对对方负责，也希望对方幸福，所以，用一个外人的眼光看来，近二十天的日子不发生什么，真的让人意外。有点期待，还有点空荡荡的失落。

还有一种感觉是——守望。或许在他们看来，一切都容易消失，只有守望是不会消失的吧。

十五、江孜古城3

昨天说好了今天要去爬宗山堡，寒又开始担心起来雪的高反了。一个女孩子，一起走了这么多天，时常到了高处就呼吸不畅，所以早上的

时候，他就把中国的红景天给了雪，希望能和她一起爬上宗山，一起去寻找俯视的感觉。每走一处，他都尽量告诉自己，雪只是个结伴的人而已，可他的心总是管不住自己。他在克制着自己，毕竟要走的路还很多，出了西藏他要到尼泊尔，然后到印度，巴基斯坦，继续往下走，直到完成网站交给他的任务。他只是不知道这样继续克制自己的感情还能坚持多久。

以雪的体力上宗山的确相当吃力，她呼吸困难，走走停停，幸好有寒在身边陪伴，否则，她自己是上不去的。山顶的感受，俯视的感觉，还有身边这个和自己一起走了这么久的人。她的心开始融化了，开始向那种边缘靠拢着。她知道自己控制不住了。

“雪儿，你知道么，我最喜欢看你发呆的样子，好像在沉思，却又解不开什么的样子。”寒对着正在看风景的雪，自故自地说。

“我喜欢就这样等着你看你从发呆中醒过来，喜欢看你困惑的样子，也喜欢看你迷人的微笑，喜欢听着你说话，喜欢你看我的眼睛，虽然我知道你在躲着我，但我知道，你还是喜欢我的，我知道你有困惑。其实，我也是，我何尝不是。但，我还是想让你知道，即便是在第三方的高台上欣赏着，我也愿意，只要能看到你。能看到你就总会无缘无故地感觉到愉悦，这是一种感觉，是不用努力去体会而如同空气一样围绕在身边的感觉，这就是喜欢，没有原因，也不要问我原因。”一口气说完，似乎颇有大快人心之意。这样的寒渴望被雪重视，渴望被雪接受。

第二部分 第32节：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和爱情告别(22)

“好好抱我。”雪把自己交给这样的寒很安心。毕竟她对寒的感觉也是一样的。甚至连寒对她自己的表白，里面有有守望，那样的守望是站在第三方高台的守望。雪觉得，爱情就在眼前，天堂离自己很近。

在这样的山上能和自己心意相通的人拥抱，或许对他们而言是最简单的幸福。

属于两个人的晚餐过后，他们回到了房间。今天的气氛很特殊，他们跟对方表白了自己的心意。完成工作后的寒，简单地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行囊，明天就要离开了，雪也在整理着自己的衣物，寒把红景天都扔给了雪，让她带在身边，他希望雪在高原不要有事情，尤其是车祸过后，他对雪的照顾变了好多。

“抱着你睡好么，雪儿？”寒很早就有这样的念头了，只是，他没说，不是不敢说，而是，他担心抱在一起会发生不该发生的。而雪，还没有准备好。他担心。

雪儿没有说话。她也在担心，内向的她受中国传统教育这么多年，对一个外邦人，心里还是有抗拒的，何况她不是随便的人，她知道抱在一起的后果是什么。

看到雪不说话，寒已经猜到了大半。“只是抱着你，什么都不做。答应我，好么？”

雪儿看着寒认真的眼神，点了点头！她也想抱着寒。

寒拿来自己的被子，把两床被子放到一起，被窝暖和多了。

这是第一次，他可以抱着他心里喜欢的雪入睡，很美。

雪觉得自己的思想仿佛凝固了一般动弹不得。两片唇贴到了一起，那是一种久违的思念。

十六、日喀则之夜

昨夜的江孜，那种被紧紧拥抱在怀中，宛若融入身体中的感觉，刻骨铭心。

搭车去日喀则的路上，雪的心里七上八下的，她有点心酸，眼泪在眼圈里晃着。

这一切都被坐在一边的寒看在眼里。他打心里心疼这个女子。看到她紧锁眉头发着呆，一副不开心要落泪的样子，让他有不停止旅程就这样和她归隐的想法。早在林芝他就有这样的想法了，他想和雪到林芝做一对环保志愿者，就这样住到一起老去。离开韩国的家，离开韩国的父母对他包办的婚姻。离开那些恼人的现实。他喜欢和眼前这个单纯的小女子在一起，尽管语言有障碍，尽管不是一个国家不是一个民族，可他对她太有感觉了。

唉！就这样和她厮守终老多好啊，他心中这样说着。想到这儿，他的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沉重。他只能在灵魂里去喜欢雪。

“雪儿，今天晚上，我们庆祝一下，和你在一起走了20天。怎么样？”寒把无奈放下，还是珍惜和雪在一起的时光。

“好啊。”雪脱口而出。晚上也许他们该谈谈，和昨天晚上发生的事画个标点符号才是雪真正的用意。

第二部分 第33节：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和爱情告别(23)

“那就说好了，到了以后，找个合适的地方，不AA，今天我要做绅士，好么？”一路上雪一直坚持AA，寒希望自己能做个绅士，请自己喜欢的女人吃饭。

“呵呵，不用了吧，平时不是吃的好好的么，都习惯了。”雪已经习惯了AA。

“我不同意。”寒坚持着。

看到寒非常认真的表情，雪答应给寒这样的机会。其实她明白，寒是有话要说。

这九十公里的路对他们而言太过煎熬，谁都不好意思说下一句，却也不能冷场，本来就用第三国语言去表达，真是难为他们了。幸好日喀则不遥远，所以沉默的多了，倒也坚持到了地方。在丹增旅社整理好东西，两人就出来逛扎什伦布寺了。

晚上，终于到了晚上，晚餐，终于到了晚餐时刻，逛扎什伦布寺的时候，自己就多磕了几个头，雪希望能和寒在一起的时间多些，再多些。这顿饭很奇怪，寒低着头，情绪也不高，似乎心里有话要说，又似乎没话要说，似乎很饿的样子，又食不甘味儿。雪看着寒奇怪的表情，她明白，寒是有苦衷的，对于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寒似乎有困扰。她在等着寒开口，她知道他要说什么。

“雪儿，你知道，我还有工作没有完成，这个我很久之前就告诉过你了。”寒还是开口了。

“我知道。能和你在一起，我不后悔，开心，开心最重要。”雪儿不希望寒有负担，大家都是成年人，不能因为这样的激情就让寒不情愿地

负责一辈子啊，这就是雪的想法。

“不是这意思，你误解了。”寒看出来雪在逞强了。“我是说要完成工作后，我想问你，愿意到韩国来么？”寒还是决定博一次，和父母指定的婚姻博一次，他要把雪带回韩国去。毕竟父母是疼爱他的，所以才纵容他到了三十多岁却还没有结婚。

雪回答不了寒，她说不出口。毕竟她也有父母啊，她也是家里唯一的孩子。

“我们吃东西吧。”雪绕开了话题不回答。

“雪儿，我父母就只有我一个孩子，以后他们年纪越来越大了，我希望完成工作后，在他们身边，也希望有你在身边。”寒就这样看着雪，他希望雪能给他一个确切的回答。

“我考虑一下，好么？”雪不敢想象拒绝或者答应的后果。

“吃东西吧。”寒看到雪眼里的坚决。他决定还是先吃东西吧。

晚上，仍然是一个房间，两张床，这次，雪主动把被子放到寒的床上，“晚上有你不冷。”雪对寒说。

十七、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和爱情告别

寒在迷蒙中醒来，他翻了个身，却发现身边是空的。

他迅速地坐起来，环顾四周，雪45L的背包不见了。空荡荡的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呼吸。顿时，他的血液凝固了。他很快穿好自己的衣服，发现桌子上有一张纸，那是一张来自雪的日记本上的纸，上面用简单的字体写了一段话：

第二部分 第34节：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和爱情告别(24)

寒，保重，我们继续走下去，你和我都会非常困惑，与其烦恼，不如下次路上遇到，我们继续结伴，给大家都留个期待。雪。

任由字条从手上飘到地上，寒没有了任何语言，一切是那样的温馨，那样的迅速，又是那样的让人难过，心疼，疼到胸口中的呼吸都不顺畅。他拣起字条，没洗也没收拾，带着腰包就冲了出去。

他希望能在什么地方遇到雪，他们的心灵相通的，他希望或许在吃早饭的地方，或许在寺庙，或者在大街上，或者在邮局，他会找到雪儿。他不容许就这样失去雪，他不愿意。他心里喊着雪的名字，走过了一个个陌生的街道，扎什伦布寺小广场，农贸市场，吃饭的地方，小学校的门口，都没有。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就这样失魂落魄地折回到了丹增旅社。门口有家小店，他看到了电话，那种豁然开朗的喜悦涌来，他急冲冲地走过去，拨了雪的手机，手机通了，但很遗憾，是冰冷的无人应答的回复。他开始傻了，他觉得还是先回到房间里，收拾下自己的心情为好。他神情沮丧，低着头，眼角有浅浅的泪。他不知道是不是就此失去了雪儿。他真的不知道。

而这一切被躲在另外一家店里的雪，看的清清楚楚。雪的泪一直往下落着，从早上醒来，到轻轻地起来，轻轻地穿好衣服，整理好行囊，给寒留下字条，仔细地记住寒的样子，到走出房间的门，雪不知道，自己花了多少时间，也不知道自己费了多少决心，才完成这样的决定。眼看着寒落着泪，打不通自己手机的样子，雪真的想冲过去，奔向他的怀抱。尽管想这样，她还是忍住了，可她忍不住自己的眼泪，就这样落下来。殊不知心里的眼泪早已成行……

寒回到房间里，迅速地整理好行囊，他想，或许雪是离开了，他听雪说过，要去珠峰，然后走樟木去尼泊尔，尼泊尔徒步后会直接飞香

港，然后回深圳。他考虑着，雪儿如果这样离开的话就是让他找不到，那雪儿应该是启程离开了这里，因为只有放弃这里的其他几个寺庙才会让他找不到她，才会很快地离开他的视线，他是这样考虑的。他觉得这样的可能太像雪了。于是，他决定离开这里，直接赶往拉孜去，然后到了拉孜再搭车去新定日，到了新定日再搭车去绒布寺，再到珠峰大本营，樟木，尼泊尔。这条路线是他和雪反复研究过商量好的路线，他相信自己的判断，他的直觉告诉他，雪一定会这样走的。他打量着了一下这个房间，似乎雪的气味还留在空气中，这时的寒，真的有些受不了了，这大概是他旅程中遇到的第一个人让他心动的女人，也是第一个让他既头疼又心疼的女人吧。

就这样，寒带着对雪的思念，听着他和雪共同拥有的那首《恰似你的温柔》，踏上了寻找雪的路。

第二部分 第35节：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和爱情告别(25)

雪，其实就在寒的附近，她默默地看着寒回到旅社，半小时后寒急冲冲地背着背包出来，她的心像被掏空了一般地疼着，她知道，寒一定是去下一站找她了。看着远去的寒，雪不住地流着泪，她多想追过去，继续和寒一起走下去，可她就这样呆呆地，看着寒已经消失的背影。

雪回到他们的那个房间，打开门，服务员还没打扫过，她还感觉得到寒曾经留下的伤心和痛心。她知道，让寒就这样找下去吧，毕竟，那也是给寒以希望，不是么，她就可以顺着寒寻找自己的脚印一步步地去怀念寒的味道。因为他们在现实中根本不能在一起。他们唯一能拥有的，就是这短暂的二十一天。雪无声地哭着，仿佛这个世界的时间停止了，仿佛她在佛前磕过的长头都变成了惩罚与折磨。面对现实，面对家庭，她和他都逃脱不了责任。

她只能给寒一个充满希望和思念的旅行，她只希望寒在收获了风景的同时也把雪这个人——忘记。或者，那些风景能缓解寒的痛也好，时间久了，慢慢地就淡下来了。这就是雪必须要离开的原因。在爱情中，最先离开的就是最痛的那个。

随后的日子里，寒听着那首“让他淡淡地来，让他好好地去，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的歌曲，在旅程中寻找着他的雪儿。雪儿，按照那条相同的路线重复着和寒同样的寻找。他们之间的时间相差了一天，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是寒早一天到，雪晚一天到。似乎每到一处，雪都仿佛看到寒在相同的地方徘徊，思念，听着他们都喜欢的歌曲：

让他淡淡地来，让他好好地去，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

一个月后，雪回到了深圳，打开电子邮箱，里面有寒对珠峰的憧憬，还有寒带着悲伤的前行，满满的都是寒的思念。

雪儿的眼睛模糊了，是啊，路上结伴的新加坡大姐曾这样说过：

当初……Idon'twhyIlovehim，whattodo，howtomovemyheart彷徨时，

〔doyouknow，inmylife，manymentreatmewell，butonlyoneortwospecialforme，asheisspecialforyou.〕

Asheisspecialforyou.

是啊，有缘就会再相遇，若是无缘,他的身影已是记忆中美丽的回忆，与千万人之中遇到自己所遇见的人，与千万年之中在时间的无涯荒野里,就这样和他相遇。那就让本应属于他的心紧护着胸口。

一年后，雪儿辞掉了工作，只身一人，背起行囊，回到了西藏。在这个冬天里，她做了林芝的环保志愿者。期间，她有一个在云南结伴的朋友，小雨，她们一起在西藏这片土地上，贡献着自己的青春。

后记：

我就是小雨。雪儿是我的朋友，她的事，在我们一起做志愿者期间，听她流着泪哽咽地说完。最后雪儿说：未来的某一天，她会嫁给别人，对别人微笑，对别人温柔，为别人生孩子，爱上另一个人，但是，今天，她爱的还是寒。她曾经听他说过寒带着他女朋友的照片到西藏来的事，她说就算寒不在她的身边，她最真的爱情给了寒，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和他们的爱情告别，她，不后悔。

那就——让他淡淡地来，让他好好地去，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怀念你怀念从前——

第三部分 第36节：拉萨以东，爱情以西(1)

拉萨以东，爱情以西文/陈欢

Fallinloveatfirstsight。哲雅翻开地理杂志，看到这句，轻轻地笑开。

一见钟情，是一种奢望，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没有人可以握在手心。

1

四月的阳光微微刺眼，春风带来了熨帖安宁的气息。哲雅眯着眼睛抬头看大片大片的蓝色，心里平静。独自走在熙攘的街上，人群川流不息，热闹嘈杂。树枝已绽开细嫩绿叶，花骨朵正在积蓄力量开在初春，阴霾的冬天已经过去，整个城市开始苏醒，以热烈的姿态。NOKIA屏上显出一条信息：哲，在哪？晒太阳。明天陪我去见几个朋友。好。信息是林的。

四年来，她和林一直淡淡地爱着。他们相遇在一场聚会。林的脾气温和内敛，家境良好，有自己的公司，且洁身自好。身边的女孩子像潮水一样涌向他，他的岛屿依旧岿然不动。聚会上，他的眼睛落在了一脸落寞的哲雅身上。那是个怎样的女子，她独自坐在角落里拿着一杯BACARDI。在这派对上，每个女子都盛装出席，妖冶性感。她素淡的面容像是倒影在湖面中的水仙，自觉自持，孤傲冷清，却不知晓这美会令人动容。他看到了她的美。

他伸手邀她共舞。哲雅没有拒绝，就像后来没有拒绝他的追求一样。她明白林给予她的爱深沉，恒久，平淡，是陪伴一生的最好选择。这一年的秋天，她将披上婚纱走入林的生命。

2

包厢里高谈阔论，热闹非常。都是林的朋友。哲雅觉得自己站在河流的堤岸上，听到了不断拍打堤岸的潮水声涌入耳朵，震向耳膜。她悄悄退了出来，去大厅，透透气，抽支烟。她脱下高跟鞋，赤脚踩在厚静沉实的深色地毯上。

舒展被束缚的双脚。一直以来，她拒绝高跟鞋的高傲姿态。球鞋、夹拖依旧是她的最爱，多年来未变。而此时只为陪衬，以盛装的姿态。

凝望着窗外华灯初上的城市，她知道，这个城市与她无关。她只是掠过这里，停留在此。这也许只是一个站点，或停留一时，或停留一世。连她自己都开始困惑，在这里，有她现实的幻觉，锦衣华服，美好安逸。在别人眼中，她是一个被幸运眷恋的灰姑娘。她亦明了，错过这个男人，或许在以后的生命中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他因好奇前来寻她，探寻通向她的轨迹。她要抓住，现实的生活容不得任何文艺的想法。

第三部分 第37节：拉萨以东，爱情以西(2)

哲雅清楚，她一直无法完全交出自己，心有不甘。她是炽热灰暗的炭火，掩埋在深深的石头森林之下，期待被人点燃，熊熊灼烧。仿佛她的生命在两个背向而行的矛盾中进行，并未找到正确与安稳。和林结婚后，也许她的生命会一点一点静下来，如同纷飞大雪后的寂寥原野。

她忽然间在心里下了决定：去西藏。在神迹展开之地用一次长途旅行替自己做一个了结。把所有幻觉、不甘、假象清算干净，做一个彻底的终结。

她快速摁灭手中的烟蒂，穿上高跟鞋，重新进入包厢。林兴奋地给哲雅介绍一个陌生男子：远伟，我大学同学，现在是公司的项目经理。哲雅伸出手。你好，我是哲雅。她注意到他的手，手指修长，上面的经脉在皮肤下如同蓝色的山脉起伏不定，透露着持久的活力。远伟盯着哲雅，你的眼睛真亮。她报以浅浅的微笑。空气中弥漫着CK-Escape清爽辛辣的味道。

聚会在喧闹中结束。深夜的四月还透着乍暖还寒的冷意。哲雅感觉非常冷，有深入骨髓的凉意。她把喝醉的林扶上车，送他回家她失神地望着后视镜中的林，这个相貌英俊，说话温和，喜欢用HUGOBOSS的男子，说要照顾她一生一世的男子，在这一刻，她觉得非常陌生，似上错了地铁的行人。

3

哲雅告知林，在婚前，自己准备做一次长途旅行，目的地是西藏，一个神迹展开的高原之地。林了解哲雅，告知便是决定，无须多做解释，也无须否定。

哲雅开始做出发的准备，一只沃德55L的女式登山包，一本西藏LP（LonelyPlanet,此处指关于西藏的旅游指南书，编者按），这便是所有。她没有对即将开始的路途做周密的计划，走到任何一个地方，停留，深入，喜欢就持续，不够喜欢就去下一站。看似漫不经心地行走，却因持续不断而耗费精力。

林帮她订好机票，上海到拉萨。

如果出现任何情况，打电话给我。在上海虹桥机场，这个比她大7岁的男子温和地嘱咐哲雅。

哲雅仰起头。好的，请不要联系我好吗？如果我想念你，我会联系你。林微笑着点头，他一直纵容她的任性。

下午一点的飞机，到成都中转，再飞往拉萨。

在成都到拉萨的飞机上，身边的男子问她，第一次去拉萨吗？恩。她没有多余的话和陌生的人交流，仿佛是来自内心的隔阂。塞上耳机，大部分时间听的是《喜马拉雅》的第二首Norbu。有时候是TheCranberries的Dyingthesun或是SophieZelmani的Dreamer，歌曲不多，带来清冽的感觉。

晚上八点，飞机降落在海拔3600米的贡嘎机场。天色尚亮。拉萨贡嘎机场是一层半式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像一只巨大的鸟停靠在这个荒凉寂静的高原城市。走出机场，旅馆的车早已等候。哲雅用力地呼吸来自高原的第一口稀薄氧气。四周灰色高大山脉在黄昏中，显得寂寥苍茫。抬起头，看不到鸟飞过的痕迹。

第三部分 第38节：拉萨以东，爱情以西(3)

哲雅在网上预订的巢客栈旅馆，是一所藏式家庭小旅馆。房子的色彩艳丽明朗，非常夺目。一个大庭院，种满花草，还有一条叫马克的古牧羊狗，亲切地围绕在身边。

半夜，失眠继续，身体感觉不舒服，浑身燥热，呼吸困难，太阳穴的钝重感不断地敲击脆弱的神经。她知道这是高反强有力的攻击。起身吃下事先准备的美拉托宁，希望可以安稳地度过在拉萨的第一个夜晚。

4

醒来时，已早上八点。天色大亮，晴朗的天空，飘着不多的云朵。旅馆屋顶上的彩色经幡，在风中哗哗飞舞，淡淡地透着些凉意。大地苏醒后，这里恢复暴烈干燥的气质。

哲雅打车去吃步行街的玉包子、温暖的地瓜粥、小份的泡菜、小小的炸的焦黄的油条，醮着酱油吃有一股韧劲。

在拉萨的第一天，哲雅没有目的地。只想走走，看看，在这个高原城市。浓烈的太阳几欲把人晒晕，热烈地焦灼着皮肤。哲雅没有打算去看布达拉宫。从深夜抵达的路上，坐车经过它的围墙之下，觉得它在夜色中的苍茫，并不气势惊人。在路边买了份拉萨地图。大昭寺，用手指轻轻地掠过这个地名。

坐在大昭寺门口平滑如镜的黑色石头上，背靠着厚实的经柱，身边是磕长头的信徒。他们磕长头的动作或许会重复一百次，一千次，直到精疲力竭。哲雅震撼于这样无畏的虔诚之中，心脏服贴在地表的那一刹那，是不是内心的谦卑所致，能够彻底终结在这个世间的自我幻觉。她轻声地问自己。

八廓街蓝天烈日，熙攘繁华。那些陌生人的形体色彩声响像沸腾的泥浆，一波一波地涌向哲雅真空的心脏。在玛吉阿米三层的露天阳台上，她坐在临近八廓街的木椅上，面朝楼下喧闹的八廓街以及涌现其中的人群她要了一壶酥油茶，倒在未洗净的玻璃杯子里。巧克力般色泽的液体。她试图捕捉一丝清香。

随手翻开几本留言本，形形色色，零零碎碎的短语，句子呈现在粗糙的手工纸上。每个人的心中都逃不出：情、爱、痴、嗔。哲雅拿起笔，想写下些什么，心里却一片空白。

5

巢客栈的小二告诉她，有人找过她。兴许是同去纳木错的驴友。哲雅微微一笑，她用黑色水笔和白纸，写了五份寻找同伴的启示，贴在驴友集中的几家旅馆里面。纸上写着：三天后出发去纳木错，留宿一晚，欲同行者联系。留言板上贴满了或新或旧层层叠叠的留言，很多已过了时间，在风中发出瑟瑟的声响。

深夜，头痛依旧拉扯着神经，无法安然入睡，哲雅拿出随身携带的LP，用铅笔在上面画线，并且做好笔记。这个城市她想了解，想深入，想寻找前生后世的细微变化。

第三部分 第39节：拉萨以东，爱情以西(4)

窗外有沙沙的雨声，像是彻夜进食的蚕，持久而旺盛的声音。拉萨的夜雨，以神秘的姿态出现，没有征兆，在万籁俱静的深夜降落，直至清晨结束。

哲雅裹了块黑色的围巾，泡了杯果珍，坐在走廊的木椅子上。一对晚归的鬼佬，低声交谈走过身边。附近的民居有狗吠，它们在深夜时常发出不安的骚动。雨夜带来了冷意，哲雅下意识地抱住双肩，却丝毫没有睡意，与失眠做着倔强的对峙。

她想不起身边那个人。那个她需要牵手一生的男子，在此刻变得面目模糊。这真的会是结束吗？是否真的可以平息脉搏？她轻轻地问自己。

6

简讯陆陆续续地进入哲雅的手机。确定人数与时间，联系去纳木错的车。早晨，天还未亮透，车子已在巢客栈门口等待。陆续接完所有人已是上午八点。车厢里嘈杂声音此起彼伏，哲雅塞上耳机，沿路看大棵绿色的树，映衬着透亮湛蓝的天色。春日静逸悠然的田园风光，透着无限的生命力。司机突然唱起歌来。藏语民歌，嗓音粗粝，有着风格性的蜿蜒长音。似乎多年旅程的孤单只能一人承受。他不与人交谈，只用沉默的姿态来陪伴这日复一日，月复一月陌生人的旅程，而他的孤寂在时光中被歌谣所取代，所湮没。

淡淡的CK-Escape掠过哲雅的嗅觉，似曾相识，哲雅轻轻笑开。男子的洁净手指还残存在脑海的胶质片上。

你身边的空位可以坐吗，哲雅？他的语调自然，并不显得拘谨，仿佛已与她熟识已久。哲雅淡然地接过这个叫她名字的男子的眼光。抱

歉，我忘记了你的名字。

远伟。

7

在海拔4218米的扎西半岛小旅店里，他们睡通铺。此起彼伏的凄厉狗吠声扰乱着沉重的睡眠。口干舌燥，呼吸困难，难以入睡。哲雅打开手电，翻开随身携带的LP。你睡不着？是，头很痛，明天我们要早起，爬到半岛的观景台才行。哲雅对远伟说。

她没有问为什么他会出现在这里。事物的出现有它的原委。但这不是哲雅想要了解的本质。她与他只是碰巧在这个高原城市遇见而已。

凌晨时分。哲雅听到房间里的细微声响。仿佛是男子在黑暗中起身，摸索着穿上衣服，打开门走出房间。

门再次打开。哲雅，天气很好。他说。

同室的人陆续起床。哲雅和远伟带上电筒出门。天色渐亮，冷冽的风迎面吹来，随风传来虔诚朝拜的藏民虚无缥缈的低低诵经声。天开始下起米粒般大小的冰雹，天色又一次遁入灰暗中。

太冷，今天估计看到日出会很难。远伟幽幽地说。

再等等。哲雅在风中艰难地燃一根香烟。身边陆续有人开始下撤，风凄厉的扫荡着整个山头。

第三部分 第40节：拉萨以东，爱情以西(5)

一片光亮切开东面墨色的天际，透射出的光亮照到湖对岸连绵的念青唐古拉山脉上。它来了，哲雅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摁熄，拿出尼康的单反相机，专注着开始拍摄，她的长发在冷风中飞舞。他看到朝阳中的她，像一片单薄剪纸，嘴角藏着一丝隐秘的浅笑。

8

五月并不是旺季，哲雅所在的巢客栈客人并不多，只有马克依旧每天绕在身边，将口水流的到处都是。哲雅细碎的笑声传开来，她的房间在二楼的尽头，天花板和墙壁的白色粉漆上有手工描绘的花纹，卫生间的门是纯正的大红色，上面有一对铜器质地的龙图腾门环，非常古朴艳丽。

远伟搬来住在一楼。他说，拉萨饭店的房间太冷，没有温暖。

他们去八廓街上的光明甜茶馆。一壶甜茶，两碗牛肉面。皮肤黝黑眼神硬朗的当地男子、抱着孩子的妇人、提着甜茶壶的老妪……这些人隐没在阴影中面目不清。

公司在这里开发的一个项目出了点差错。我过来处理一下。他说。

是吗？哲雅头也没抬。

顺道向林要了几天假期，好久没有休息了。

甜茶馥郁芳香的气味之中，透着羊奶的气息。哲雅踢掉脚上的球鞋，把双脚放在凳子上，抱着膝盖。喝完这壶，我们去大昭寺。

黄昏街道逐渐空落，摆摊的当地人连同游客一起，逐渐退去。虔诚进行全身跪拜的转经人越来越多。这些苦行者，以顺时针方向围绕庙宇

前行，像一条汹涌奔腾的河流。哲雅靠墙坐下，听着身边一波一波陌生的语言所带来的潮汐。他们没有交谈。

夜色下的大昭寺是一艘卸完所有乘客的繁华船舶，静静地等待夜的覆盖。

哲雅起身拍拍身上的灰土。回去吧。

9

他邀请她一起去看布达拉宫的夜色，嘈杂的布达拉宫广场上挤满了人，跳舞的当地居民，呼呼啦啦的游客，声音此起彼伏。

她说，第一次看到它，并不觉得它恢弘，之前在照片中看到它，总觉得它是庞然大物，不可逾越的神圣，所以心里有淡淡的失望。

看久后，你会越来越发现它的巍峨壮美，我带你去药王山，那才是窥探布达拉宫夜色的最好角度。他说。

布达拉宫右侧对面马路，白塔后面的小路在黄昏中已少有人迹。经过一段曲折的行进后远伟停下了。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哲雅惊呆了，一面山的石刻凸显在眼前，墙面上刻绘着各种造像，色彩极其艳丽，美得让人窒息。这一刻她被深深地吸引。

她说。我需要一点时间，等我一下好吗?

崖前有一大片平整的空地，哲雅跪在地上，将双手伸向前去，全身匍匐在地，将肘部弯曲并将双手揖于额头以示虔诚。

第三部分 第41节：拉萨以东，爱情以西(6)

远处有喇嘛大声说：你们买门票了吗？

快，哲雅，跟我来。远伟伸出手，拉起匍匐在地的哲雅，跑向通往山顶的石阶。风从耳边掠过，哲雅的心剧烈地跳动着，几乎要从胸腔中跃出，这样疼痛难忍。

好了。他追不上我们了。远伟气喘地笑着说。

因为奔跑，哲雅脸颊红润得像是开了两朵烂醉的花，她咯咯地笑开了。喇嘛今天肯定会懊恼。

哲雅，看。哲雅顺着远伟手指的方向。一刹那间，华灯照耀，布达拉宫被灯光覆盖上一层炫彩神秘的色彩，在暮色中显得更加巍峨壮丽。她屏住了呼吸，如同神迹展示在悄无声息之中。

它知道我们孤独地站在这里只为看到它的另一面吗？哲雅轻声地问。

它会知道，它还会知道在一次相遇中，我遇到了一双透亮的眼睛。远伟轻轻地喘息。哲雅转过身看着他，暮色和风无声地在空荡荡的山顶穿行。

10

夜色沉寂，街灯拉长身影，巢客栈门外的小摊还有热气腾腾的夜宵，藏族妇女用油锅炸烤串，细竹上串着土豆片，蔬菜之类，放进滚烫的沸油里，听到吱吱的声音，在安静的街道上显得尤为突出。看到食物，哲雅才发现肚子饿了，要了两碗地瓜粥、小份泡菜和油炸的土豆片、牦牛肉。他们坐在板凳上等，她点了一根香烟。

她说，这个城市的夜色你可以窥探，安静，祥和，少了白天的喧嚣，像一个黑洞，吸附了所有杂质，只剩下夜的纯粹，我喜欢它。我准备去尼泊尔，顺路走珠峰大本营。

他说，尼泊尔现在是雨季，不是行走的好时节，我想你会很难找到旅伴。

她说，如果没有人，我也会独自前往。

摆小摊的藏族妇女开始收拾炉子和凳子，准备收摊，马路上遗留着纷杂的垃圾。她站起身来，伸展身体。

空气真好。明天大昭寺有佛事，给释迦牟尼等身像贴金，我们要早点起来，在活佛来之前达到，不然会很难进入。

11

远伟被敲门声吵醒，他睁开眼睛，发现天已大亮。时间不早，我们可以出发了。她像往常一样，穿着简单的T恤，黑色长裤，一头漆黑的长发。

清晨的大昭寺门口聚集了众多信徒，虔诚的藏民拿着酥油茶，转着经筒绕着大昭寺转寺。活佛在一片簇拥之中进入，经过厌仄狭长的通道，来到幽深的大殿。光线从仅有的窗户中投入，在昏暗的内堂中呈现光与影的演绎。在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前，信徒们开始陆续就坐，喃喃佛音从活佛的唇齿之间传扬出来，身边的弟子一起诵经。梵音四起，缠绕在幽深昏暗的殿堂之中。

哲雅和远伟盘腿而坐，没有经书，也听不懂梵文，只是静静地将心交予这宏大的梵音之中，完成一种宁静。

第三部分 第42节：拉萨以东，爱情以西(7)

诵完经，拜完许许多多的佛，他们转道二楼，绕到正殿的后面，是白墙黑框的喇嘛寝室。没有游客，也便少了喧闹。他们坐在二楼的石阶上，石阶光滑平实中透着岁月的沉淀。

她说，旅行团从不会涉及这片区域，他们看不到喇嘛窗台上姿态妖冶的洋绣球，听不到喇嘛们低声的诵念，触摸不到那浓烈厚实的壁画。一切真实存在的内核，他们无法了解。

他说，如果你即将出发去尼泊尔，我可以跟你一起去。

为何？这本不是你的计划。

我没有任何计划，只是想在这段时间走走。

你的假期很有限。

我会向林多要几天假期。

好，车我已经联系好，下午我会和司机见个面，他刚从林芝回来。

大昭寺的风，和煦，温暖。哲雅侧耳倾听风过后屋檐上风铃清亮悠长的声音。

12

哲雅回到巢客栈时，远伟早已回来。坐在一楼的花园里，逗马克玩。哲雅上楼洗刷后下来，穿着白色衬衣，光脚穿着一双人字拖。

她说，明天一早我们就出发，司机会来旅店门口接我们。

你喝酒了？

恩。

一个人?

和晋美，明天来接我们的司机，来西藏之前一直有联系，很喜欢笑的康巴汉子。今天见面，觉得彼此之间有信任感，我喜欢他的笑声，像没有尽头的天真世界。

你是不是一直轻易地认为和陌生人之间存在信任感?

不是，在自己的城市，戴着面具，身边的人冷淡自知，因为缺少人气，所以会觉得非常寒冷，即便是身边最亲近的人，有时候会觉得非常陌生，听不到他的心跳。在这里，我不想再戴着假面，要试图找回那个干净透亮的自己。

哲雅从烟盒里抽出一根香烟，侧过脸，拿出打火机点燃，一头漆黑长发遮住了她的脸庞，火光照亮她低垂的眉睫，眼眸中是跳动的火焰。

她说，我厌倦这样的生活。恋爱，结婚，生子。看似稀松平常的事情，却让我觉得不安，我不相信美好持久的东西。因不相信，才会觉得不置可否，可又偏偏需要选择这样的生活来结束一生。

那你为什么要来这里?

来做一个告别，对曾经的童真做一个告别。前半生或许到此已经结束，而后半生却还未被开启，这是一段被虚设停滞的时间。我需要给自己的所有不甘、幻觉做一次彻底的清算。在自己的城市，因习惯而获得太多禁忌，这是不好的。所以我来这里，打破原先的模式。

我们其实都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人生，因为无望。生与死，得与失，浅薄的痛苦与快乐，从来就只有薄薄的一层界面。

是的，今天我很开心，在郊外草地的帐篷里，我们喝青稞酒，天南地北地聊天，似多年的朋友，不曾有隔阂。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有时因陌生而可以更加贴近，因为陌生，才可以完全地交出自己。

第三部分 第43节：拉萨以东，爱情以西(8)

远伟看着黑色中那微弱的星火一亮一灭。这个女子他还是不够了解，大部分的时候说话很少，有时却又突然说很多，并让人哑口无言。

这是出发之前在拉萨停留的最后一晚，山野的大风刮的猛烈，深蓝色的天空中，大团云层被吹掉，一轮黄色的月亮圆而寂静，庭院里，盛开着大朵大朵的洋绣球。哲雅仰起头，洁净的脸沐浴在月光中，早点休息，明天还要早起。

13

拉萨，羊卓雍错，卡若拉冰川，江孜，白居寺，日喀则，定日，珠峰，聂拉木，樟木。从拉萨到樟木有一千两百多公里。她说，你看——她用红色粗线标出了这三天需要走的行程，用手指轻轻掠过那些地名——我们会一直行进在海拔4500米以上，最后到海拔只有1000多米的樟木，拉萨到樟木的路还在修，会非常颠簸，有些路段要到晚上才能通车。

他们在下午三点到达江孜，天空中有些许的灰色云朵，阳光却依旧暴烈。

来，来，远伟，跟着我来。哲雅带着远伟进入白居寺。白居寺是一座塔寺结合的典型的藏传佛教寺院建筑，塔中有寺，寺中有塔，寺塔浑然天成。它由77间大小不一的佛殿叠加组成，每间佛殿中，都有着造型精细、纹样丰富、色彩对比强烈而又和谐的精美壁画。

你来这里只是为了看壁画吗?

她说，不全是，这里有精湛的壁画，那些壁画等待几百年，只为有缘人的一期一会，有些已经破损的非常严重。

她带着他沿着圆环形的转经回廊慢慢走。他听到她在前面发出轻轻的喘息声，然后走进阴冷的殿堂，顿时眼前一片黑暗。他在黑暗中努力分辨那些陈旧艳丽的壁画，很多已被时光磨损的暗淡发黑，花纹繁复，精美绝伦。整个大殿里空无一人，似乎被世间遗忘，酥油灯微微地跳跃。

哲雅站在佛像面前，双手合十喃喃自语。阴暗的佛堂，佛祖在上，呼啸而过的风将尘土吹散，这是神明之地。

走出房间，外面依旧是灼人眼目的烈日。她走到转角的一处屋檐，拿出手中的尼康单反，拍下描绘在木门上的繁复艳丽的雕刻。他注意到她一直都带着相机，不太拍东西，可一旦拿出来，对准的通常是一些不为人注意的细节。

她说，也许是因为生活在荒芜灰色的群山包裹之中，藏人喜欢纯正的色彩，纯粹的蓝，娇艳的红，艳丽的绿，浓厚的黑。他们的色彩中没有灰色地带，有的只是纯粹，干净，是环境的荒芜感才带来了这个民族热情，向上，厚实的情感状态。

14

珠峰的行程因大雨而被迫取消，一顿午餐在艰难的抉择中度过。远伟明了，珠峰大本营是哲雅最为期许的一段，他提出给晋美加钱，晋美回绝。在暴雨中贸然进入，会很危险。

第三部分 第44节：拉萨以东，爱情以西(9)

哲雅靠在小饭店的门框上，望着远处乌云浓厚的珠峰，点起一根烟，飞快地抽了几口，又飞快地摁熄。好，那就直走樟木吧。

定日到樟木的路时好时坏，时常有汽车拉力赛的错觉，趟水，黄沙飞扬，颠簸起伏……在看不到尽头的高原上奔驰。

在聂拉木，道路因整修而限行，晋美下车去前面打听什么时候能放行。哲雅穿上外套，下车。风凄厉地吹着，她用手拢住打火机的火焰，点燃一根香烟。远处的喜马拉雅山脉被厚实的云朵遮住，只剩下一点点的光亮，那是常年积雪的反光。

一个小时后，关卡放行，聂拉木到樟木一路下坡，海拔5000多米一路下到1800米。路边的山峦上色彩不断丰富。已开始有了亚热带植被的葱翠。现在是雨季，山上有非常多的小瀑布，到处是塌方，盘山公路不断下降，路开始变得难走，到处是修路的关卡，等待是唯一能做的事情，只能在狭小泥泞的土路上行车。

晚上九点到樟木，天色还未完全变黑，潮湿，是对樟木的第一印象。

吃好晚饭已是晚上是十一点。哲雅与远伟送走晋美。他需要赶回拉萨。

樟木，一个口岸小镇，依山而建，只有一条街。夜色中街上的每块招牌上的霓虹灯分别有中文、英语、藏文、尼泊尔文繁复交杂。武警、藏民、四川人、尼泊尔人、游客等等诸如此类组成了边境小镇的活色生香。

你为何不坚持去珠峰？

就似我没有坚持留晋美，即使在暴雨中行进在漆黑的高原公路上会非常危险，但这是他的选择亦是结果。人与人之间有界限，人与事物之间也有，事物有各自的淡然轨迹，不需要强求。

15

加德满都的空气质量非常糟糕。到处是廉价汽油不充分燃烧后的尾气。街道拥挤杂乱，水质发黄。

他们一起去帕坦博物馆。哲雅穿着一件白色的棉质衬衫，宽大肥硕的尼泊尔手工裤子，一头漆黑的长发绑起来挽在脑后，素面朝天。

偌大的博物馆在午后只有两三人。脚踏在干净的仿古砖上，似走入幽深清凉的巢穴之中。走廊上的椅子，被从窗外投射进来的阳光照耀，飞舞的灰尘在阳光中显出婀娜的轨迹。各种姿态的佛像，镂空檀木色的木窗，深咖啡色的木头顶，窗外是明亮的绿色。温暖的橙色灯光，打在各种铜器、石器上，散发着柔和的光芒。

哲雅听见清脆悠长的乐调，寻声听去，是风铃在风中散发的呢喃。时光在这里停留，古老的器皿与佛像幽幽地诉说着这一路百转千回的岁月。

要是一切停止那该多好。远伟低声细说。

在杜巴广场旁边的楼顶餐厅吃晚餐。简单的米饭、蔬菜及咖喱，还有浓稠清淡的酸奶。杜巴广场上的人越聚越多，摩托车发动机的声音，小贩叫唤的声音，政客演讲的声音，自行车的铃声，孩子的哭闹声……汇聚成嘈杂的乐章。

第三部分 第45节：拉萨以东，爱情以西(10)

吃完饭，哲雅点燃一根香烟。今天是恶魔节，需要祈祷。

远伟看着暮色中哲雅沉默消瘦的轮廓。你该少抽点烟，对身体不好。

多年的习惯会难以丢弃，这是自己剩下最后的东西了，过几天我们去博卡拉走一个小徒步。

16

在出发去博卡拉前夕，他们购买了睡袋、雨衣、水壶、登山杖等必要的物品。在泰米尔区，有大量价格便宜的旅行用品小店。为了减少行李，将一些多余的物品存放在泰山宾馆的总台。哲雅对装备的想法是能省就省。虽然路途上会有难以预料的情况发生，但可以随机应变。手电筒，电池，睡袋，香烟，绑腿，巧克力，压缩饼干，牛肉粒，士力架，以及一些药品，这些是必须的。

加德满都到博卡拉，两百多公里，一路都是山路。接近九个小时的车程，一整天都消耗在破旧不堪的车上。黄昏时分，他们达到博卡拉。找了一家临湖的小旅馆MajestyHome住下。在淡季，可以用很低的价格拿到带有独立卫生间的标间。

洗完澡，各自换了一身干净清爽的衣服去博卡拉街上吃饭。喜马拉雅牛排馆的牛排，典型的欧洲烧法。两大坨厚实的牛肉，淡而无味，蘸着墨西哥辣椒酱吃完。

哲雅拿出刚买的徒步路线图，她说，我们走安纳普娜ABC鱼尾峰大本营环线这条路线。现在是尼泊尔的雨季，沿路会有许多的塌方，泥石流，还有蚂蟥。如果我们运气好，可能会一路遇到晴天。

远伟看着地图上的图标，那是以后几天需要走的路线。Phedi、Tolka、Chhomrong、Bamboo、Himalayan、MB鱼尾峰大本营、ABC安纳普娜峰大本营、布恩山(Poonhill)、Nayapul。这些地点已用红色标注出。他说，我们要走几天。

七天左右，我们每天将会在清晨七点出发，走到中午，在路途上休息补给，下午上路，不断前行。无论下雨或者晴天，只有达到预定的地点，我们才能获得食物和住宿。

她说，明天上午我们要去ACAP（安纳普娜保护区项目办公室）办理徒步通行证。

走出餐厅，夜幕已经完全覆盖，街道寂静，只有三三两两喝醉的鬼佬擦身而过。夜空依旧阴霾，月亮被厚实的云层遮挡，只显出一圈橙色光晕。周围绵延起伏的山谷轮廓，显出模糊的姿态。

博卡拉的夜雨不期而至。

17

早上从博卡拉出发，仍然是大雨。街道上已开始积起大大小小的水洼。车一开过，溅起不小的水花。通过ACAP的检查站，这里进登山登记，检查站的一块警示牌上写着：“Theweatherwillberainyforsomedays.Itmaybedangerous.Pleasetakecareofyours……”。看来天公不作美，她说。

第三部分 第46节：拉萨以东，爱情以西(11)

海拔1750米的Pothana。

从Phedi开始一路向上。笼罩在雨雾中的整座陡峭山崖，一直延伸到雷声轰隆的天际。上山的路，十分陡峭，盘旋向上，不能停歇。

他们在上山之前已经打好绑腿。细长的布条，顺着小腿紧紧包裹起来。这样可以防止小腿因为长时间的行走而产生静脉曲张。在雨天，还可以防止滑倒摔伤。哲雅的状态不错，背着包步伐踏实有序，身形沉稳,已将远伟甩在后面。这出乎了远伟的预料。身边的女子如温室中的花朵，娇艳妖娆，懂得如何精致地妆扮自己，懂得如何取悦男子，懂得如何享受生活。而她不是，她与她们之间有差别。

雨衣虽然挡住了雨水，但身体的热量无法发散，大汗淋漓，把内衣、T恤、裤子全部渗透，里外潮湿。人就在这浑身湿漉漉中奋力向上攀登。山路湿滑，要时刻注意脚下。冰冷的雨水打在脸上，有力度的重。

这一天的目的地是Tolka。他们挑了一家旅店住下。旅店的设施非常简陋，低矮的木屋，狭窄简单的木架上垫一块湿漉漉的海绵就是床。此时是下午四点多，他们已在滂沱大雨中走了接近五个小时。

哲雅在旅店简陋的浴室用不多的热水擦洗了身体，换了身干净的衣服。旅店已经准备好晚饭，有热的食物：米饭，咖喱鸡肉，蘑菇浓汤，咖喱蔬菜。皮肤黝黑的老板看着他们说，Itwillberainforsomedays.Thewaywillbedangerous。哲雅对老板笑笑，礼貌地道谢。外面天色渐暗，远处的雪山依旧被云雾掩盖。

小房间的木板床上已经铺好了羽绒睡袋，散发着簇新的气息。远伟看着窗外，夜色漆黑，雨一直没有停歇，不断敲打在房顶上，发出的声

响在沉寂的夜里显得尤为突出。哲雅端来一盆热水，她说，泡一下脚，人会舒服点。

哲雅躺上床，就着昏暗的灯光，翻开杜拉斯的《情人》。

他说，你喜欢杜拉斯。

是。

她一生都在写晦涩难懂的文章，拍晦涩难懂的电影，十年之前很少有人提起她和她的作品。从那之后，突然被喧嚣地提出来，所有她的作品开始放在书店的书架上。

她的语言具有选择性，第一次看她的《广岛之恋》是在23岁。她用断裂破碎的语句，长时间沉默的空镜头，里面填满了暴力、绝望。我能感觉阅读她的欢愉。我想我喜欢她。

漆黑深夜大雨瓢泼而至，明天能够晴朗的可能性接近为零。雨水会使他们的路途增加更多不能预知的危险，但一切只能顺其自然。

18

清晨被旅店老板的敲门声叫醒，这个面色黝黑的当地男子用生硬的英语告诉他们，连续的几天暴雨使河床水位暴涨，冲毁了Landruk前方的桥梁，最好等天晴。

第三部分 第47节：拉萨以东，爱情以西(12)

真是一个坏消息，远伟愣愣地看着哲雅。

哲雅看着窗外依旧瓢泼的雨，她说，在雨季，这是很平常的事情，我们总归要出发，在雨季等待天晴不太可能。

吃过旅店老板准备的早饭后，他们裹着沉重的雨衣出发，穿越一座又一座的原始森林。天色阴沉，大雨没有停的意思。山上的小路由烂泥和碎石子组成，雨水汇聚成溪水，使本来就难走的路愈发显得艰难。哲雅和远伟的登山鞋一直泡在冷水和烂泥中，完全湿透并且沉重。

在Landruk，当地人再一次证实了旅店老板的说法，总有办法可以过去。她说。

哲雅从当地人那里打听到，下游还有一座桥可以过到对岸，为此他们必须多走三个小时的路程。

他们一路急速行走，从Landruk到下游的路非常难走，到处是小塌方、雨水汇聚的瀑布。在离开Landruk十五公里的地方，他们遇到了一个大的塌方。路已经被泥石流冲出了一个巨大的口子，能看到对面未塌方山腰上的小路，断裂处的地形极为陡直。

她说，我们需要从这里的断裂处爬下去，走过下面地势较缓的地方，然后再顺着那头断裂处爬上去。

好，我先走，你跟在我身后，远伟转身果断地爬下了断裂处。

远伟抓着断裂处的石头，慢慢地爬下去，到一处平坦的地方。他示意哲雅下去。哲雅小心控制身体，慢慢下去，行走在陡坡上。她脚底不能发软，快接近远伟的时候，湿重的登山鞋踩的石块松动掉落，哲雅

整个人彻底失控滑了下去，她的脸瞬间变得苍白。远伟大声喊叫，快，哲雅，抓住登山杖。快，哲雅。声音剧烈疼痛。

19

哲雅的左手手掌在下滑的时候为了保持身体平衡，被突出的石块划出深深的口子，鲜血直流。裤子的膝盖处已经破裂，露出混有泥沙的斑驳血迹。远伟拿出背包里携带的药品，用水壶里的水帮哲雅清理伤口。会有点疼，别担心，很快就会没事，好在我们多买了副绑带备着，可以包扎伤口。远伟安慰着哲雅。

他说，你还可以走吗?

可以，但速度会慢些。

他们到Chomrong已是晚上六点，这是徒步区内最后一个永久性定居点，一个崇山峻岭中的热闹集镇。他们找到最近的一家旅店，此时他们又冷又饿，已经完全走不动路。

你先换套干爽的衣服，感冒会很麻烦，你可以自己换衣服吗？远伟站在房间门口问哲雅。他从头到脚的水一直不停地往下滴。

应该可以。

他坐在二楼走廊上，点了一根烟等待，听到里面传来水声搅动的声音。门打开之后，他看到一个洁净的女子，似乎与刚才一起走入的女子并不一样。

他拿出背包里的药品和绑带，蹲在床边再次帮哲雅清理伤口。白天因为下雨赶路没有来得及好好地清理伤口。他说，我这里有消炎药，你过会把它吃了，你手掌上的伤口比较深，碰到水恐怕很难愈合，我从老板那里要来了酒精和棉纱布。

第三部分 第48节：拉萨以东，爱情以西(13)

哲雅膝盖上擦伤了一大片，在一片苍白肌肤上显得异常猩红。她说，关节没事，行走的时候会牵动膝盖上的皮肤，会痛，但可以承受。

他起身，给她到了杯热水，来，把药先吃了。远伟伸出手轻轻触碰哲雅光洁的额头。还好没有发烧，今天我们过得太惊险，早点休息，明天我们休息一天，后天赶路。

20

Chomrong到Himalayan，行走了九个小时。

清晨离开Chomrong的时候，雨依旧滂沱无休，整座镇子和山谷都笼罩在风雨中。哲雅的左手用分别用棉纱布、毛巾、塑料袋一层层地包裹，防止雨水进入。膝盖上的伤口开始结痂。

Chomrong到Sinwa的路本就不好走，由于长时间被雨水浸泡形成淤泥，双脚完全陷入烂泥之中，一脚深一脚浅，缓慢前行。多处路段被溪流或泥石流穿过，有的路段甚至就是溪流的一部分。他们涉水而过，湿重的登山鞋在脚上显得越来越沉重。

哲雅伸出手，看到手背上有一条蚂蟥，正竖起柔软的肢体在肌肤上寻找芬芳的血液。她说，远伟，我有了麻烦。

远伟拿出打火机把蚂蟥烫落，说，让我再看看你身上还有没有。

她说，这一带在雨天蚂蟥会非常猖獗。它们栖息在路边的灌木草丛中，只要有动物经过，它们会精确地找到自己需要的皮肤与血液。我们要小心，尽量走在路中间，多停下来检查。

在雨中他们需要不断地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哲雅因膝盖的伤，走路的姿势没有了先前的沉稳厚实，但依旧能保持一定的速度。

途中经过一处高山杜鹃林，现在已过了杜鹃花开艳丽的季节，每一根树枝上裹满了青黄色的地衣苔藓，显得死气沉沉。雨开始停了，能够看清一些不太远的山峦，悬挂着星罗棋布的白色瀑布，在绿色丛林中非常漂亮。

到达Himalayan的时候天光尚亮。晚餐桌边，他们在昏暗的灯泡下，吃尼泊尔当地食物。菜的分量很少，米饭是充足的。因为体力消耗大，他们都吃了很多。远伟刻意要了两个水煮鸡蛋。他说，你必须吃下。

远伟向旅店要了桶热水放在房间里。这里的热水不再免费，50卢比一桶热水。他说，你洗刷一下，看看身上是否有遗留下的蚂蟥，手不要碰到水，过会我帮你换药。

手掌上深邃的疼痛让哲雅在自己的睡袋里辗转反侧。远伟轻声询问，你还好吗？身体有不适吗？

她说，还好。手掌似乎要崩裂盛开一朵娇艳的花，有些丝丝入扣的疼痛。

他起身，打开手电。我去向老板要一点止痛药片。说完，开门。他的白色衣角在无尽的黑色中消失不见，如同飞鸟在夜空掠过的羽翼，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第三部分 第49节：拉萨以东，爱情以西(14)

他说，还好他们有阿司匹林。他把热水递给哲雅。先吃下，过会会好，我看着你睡。远伟握住哲雅的右手。手心传来的温度安抚着哲雅的疲累。她的心开始一点一点地静下来，慢慢地扑入无尽的黑暗之中。

21

次日醒来，天色透亮。远伟坐在她对面的床上，已经开始收拾行囊。

她说，我刚才梦见了林，他说他等我回去，而我却好像迷失在丛林里，找不到来时的路。我看到大篷大篷的淡色蔷薇散发着纯浓的香气，走进它，茂盛的枝叶扑面而来，我开始走的跌跌撞撞。

远伟默默地停顿了一下，说，今天天气不错，我们可以赶在日落前到达ABC安纳普娜峰大本营，前提是你身体可以继续吗？

哲雅低头整理行囊，并没有看他。她说，别担心我，今天我想看安纳普娜峰的日落。远伟看着沉默中的哲雅，她的脖子手臂上那些消瘦的轮廓，似乎不太有气力，但的确从开始到现在背着沉重的行囊一直行进在暴雨、泥泞、危险之中。一头漆黑的长发遮挡住了洁净的脸庞。她不知道她淡然的姿态，会令人动容。

海拔4130米的安纳普娜峰大本营。

安纳普娜峰的山路由于几天来的雨水，泥泞难行，一路能看到高大苍翠的树木。随着海拔高度的变化，植物生态也在不断变化，从矮小的灌木丛，到单薄的地衣，越往上越荒芜，直到寸草不生的冰层。他们行走在丛林之中，青翠树叶上挂满了水珠，空气里充斥着植物被雨水

浸淫着的腐败味道，鸟的声音清脆响亮，覆盖着皑皑白雪的峰顶就在眼前，似乎伸手可及，却又远不可攀。

哲雅的左手在行进中不能给予自己足够的帮助。她走得非常辛苦，大风堵住了喉咙，胸腔中的气流，剧烈跃动，似乎要冲出来以作抵抗。她奋力地向上前进，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有大风呼啸敲在耳膜中引起的摩擦。身后的男子发出厚重的呼吸声。

我们需要慢慢行进，让自己适应高原，如果太急切，高反会很麻烦，她喘着气说。

他们行进缓慢，高原反应伴着疲惫、寒冷不可遏止地袭来。疼痛撕扯着太阳穴，持久。呼吸变得越来越辛苦。远伟从背包里拿出洋参含片。这个你含着，他递给哲雅。他说，今天我们应该在鱼尾峰大本营落脚。

不，我们已经过了鱼尾峰大本营，不要再回头，我休息一下就可以，你等我。

好，他点起一根香烟默默地等待。

到达安纳普娜峰大本营的时候，他们已走了将近九个小时。太阳的余晖洒在安纳普娜峰那巨大的身躯之上。他们爬上了大本营旁边的一个小山头，看着安纳普娜峰慢慢从白色变成浅黄色，再变成金色，最后变成金红色，绝美的景色非常震撼。风凄厉地撕扯着外套，不断从领子里灌入。哲雅下意识地抱起双肩，她的鼻子被冻得通红。

第三部分 第50节：拉萨以东，爱情以西(15)

远伟伸手从背后抱住哲雅，说，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我们相遇，离开，再相遇，我知道是我不愿意放手。

哲雅没有说话。眼前残存的落日正一点点地遁入无尽的黑色之中。万物沉寂，蕴藏着深不可知的力量与秘密。

22

两天后，他们回到热闹的城市之中，呼吸来自现实世界厚实浑浊的空气。她知道告别的时间到了，这个陪伴她一路走下来的男子终究会消失不见，而她选择不告而别。

远伟，如果时间刚好，我已经坐上了回国的飞机。你我一路相随行进在高原、雪山、暴雨、危险之中，内心明了。你是温和洁净的男子，第一眼便知彼此之间眼底的蕴藏。在人群中，你能分辨我。一直以来，我试图摆脱嘈杂的生活，想对所有的不甘做一个彻底的了结，所以我选择了用一路的辛苦、未知来换回心境的平静。我试图熄灭心中的火焰，我用力大口呼吸，努力冲出海面看到明亮月色。

我知道很多事情必须要在亲身经历后，才会了解它的重要性与唯一性，包括你。

我，你，林之间感情深厚，但彼此之间存在距离。我与你之间的感情就似静寂的安纳普娜峰，似乎一直在眼前，触手可及，却远不可攀。我曾在白居寺诚心祈祷，祈望这个能看到我明亮眼睛的男子可以一路相随。你一直在身边，而我明白从那时开始自己便需要告别。

这是一场浓烈的饕餮盛宴。

如果感情可以冷藏，我会把它放在白雪皑皑的安纳普娜峰，我们将再次遁入轮回，期待宿命中的一期一会。

在黄昏的旅馆里读到这些句子，几天来的疲累让他睡得很沉。从酣睡中惊醒，发现落日已在斑驳的墙上勾勒出浅淡的金黄色，白色窗帘被风初到了窗外。寂静的空间中，只剩下自己。

留言用黑色水笔写在从《情人》撕下来的空白页上。

23

婚礼定在十月，林给了哲雅一个隆重的婚礼。她记得那天天气非常好，天空异常蓝，似乎又能闻到光明甜茶馆里甜茶淡淡的奶香味。她在众人的眼中戴上了那只闪耀的钻戒，林温和地亲吻他的妻子——哲雅。

远伟没有参加。

后来，哲雅偶尔从林那里听说，远伟辞职，去拉萨开了一家酒吧，名字叫安娜什么，他记不得了。

哲雅眯起眼睛看着太阳，她开始有一点点变胖，因为有了孩子。林温和地抚摸她的头说，哲雅，别忘记喝牛奶。这是她的婚姻生活，平淡的，安静的，会一直到死。

那个一路相伴的男子，她知道她会忘记他的脸，他的脸沉没于黑暗中，笑容、头发的颜色，额头，眼睛，嘴唇，下巴，胡须，肩，手指，所有的轮廓和气味，一点一点地擦去印记，直到消失。似乎这个人，从来都未曾触摸过她，从来都不曾与之相见。

如果有一天，你去拉萨的安纳普娜酒吧，你会看到一个洁净的男子坐在吧台后面。请你告诉他，我爱他。